



江北運程卷三十提綱

江南淮安府清河縣

自北岸中河口對渡

八里舟清口清河有風神廟

由清口入黃者洪澤湖水也

湖中有龜山老子山

湖水匯注清口有引河五

清口外有束清埧又外有禦黃埧

右自北岸中河口起至南岸清口黃河對渡經清河縣境

江北運程

卷三十 提綱

計程八里由運口入官河

以上自卷二十八至此紀黃河經清河縣境亂流而渡凡八里

斷中官山赤子山

由斷口入黃者洪澤湖水也

八里舟清口清河有風神廟

自北岸中河口對渡

江南淮安府清河縣

江北運程卷三十提綱



江北運程卷三十

江南淮安府清河縣

自北岸中河口對渡

恂按漕艘南下出中河口渡黃河入草牯過攔黃堰聚於塘河

此道光七年用灌塘策以後淮黃交匯處也灌塘之法詳下卷

形勢塘河舟滿閉攔黃堰啓攔清堰舟過攔清堰湖淮水抵清

口

八里舟清口清河有風神廟

淮安府志清口大小清河卽泗水之末流源出泰安府經徐邳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至清河縣西北三汊口分流一由治東北入淮爲大清河今久

淤塞一由治東南入淮爲小清河卽今河道但舊以泗流清於

淮故名清河宏治初黃河入小清河其水遂濁至今猶名清口

續行水金鑑今按此恂按清口卽洪澤湖口亦卽淮由湖出之

口也非古泗口蕭枚生清河縣疆域沿革表言古泗口亦名清

口南齊書沈慶之周盤龍陳書吳明徹等傳皆有清口當時清

泗通稱歷歷可數惟南齊書焦度傳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

清口此清口胡三省注以爲清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注引戴

延之所謂清口者是也府志引之殊失詳攷今代以東清埧下

淮水所出爲清口。攷泗水從西北注。淮水從南流入海。明徹傳有自清水入淮口之語。是今之清口。可名淮口。而非卽古泗口矣。河防雜說。黃河行至清河縣南。與淮水交會。是爲清口。由清口而合流。東北行三百餘里入海。方康熙十六年以前。河道敝壞之時。清口一片淤沙。自清口以至海口。微水緩流。河寬處不過十餘丈。窄處僅有六七尺。深處不過五六尺。淺處僅有一三尺。及全淮歸故之後。漸漸刷開。迨黃河亦復歸故。而水力所至。淤沙盡闕。清口寬二三百丈。河槽深二三丈不等。已漸復當日之舊矣。池下三百餘里。河身俱寬一二百丈不等。河槽俱深。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二

二三丈不等。惟安東縣蓮花庵池下。河槽一千餘丈。僅深一丈。二三尺。須多置二百餘斤重之大鐵犁數十架。乘船施治。必期深至二丈之外。方爲永久之道也。禹貢錐指。淮水又東北逕清。

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清河在淮安府西。少北五十里。淮水去縣五里。洪澤湖在縣南六十

里。洪澤鎮西長八十里。接盱眙縣界。新志謂之富陵湖。夏允彝曰。清河縣北有老黃河。本沂泗東趨入海。故道開此。則河之赴海必勇。雲梯關下淤塞。葦場當自蕩滌。而海口廓矣。渭按此必近世決河入海之故道。非淮水東會泗沂之舊迹也。水經泗水注云。下邳縣爲沂泗之會。沂水注云。於下邳縣北。西南入泗。是沂泗合流入淮也。今沂水挾沭武祜浚諸水。至邳州入黃河。卽古沂水入泗處。黃河是泗水故道。邳州本秦下邳縣。新志云。又沂水舊在州西一里。今爲黃流淤塞。改道自郟城入運河矣。又

東北逕山陽縣北。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入於海。此導淮。

會泗沂東入海之故道也。自元時河奪汴泗以入淮。而兩瀆并
爲一瀆。清口以東。淮悉成河矣。一統志風神廟在清河縣清口。
雍正十年重建。江南通志風神廟在清河縣清口。康熙五十四
年。建。雍正十年重建。

欽定封號清河宣惠風伯之神

國朝慕天顏。黃淮全局。疏淮瀆。自桐柏千溪萬壑。匯爲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刷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張鵬翮論治清口。清口者。運河入黃之口。卽淮水所從出之口也。前代未有黃河。惟泗水逕角城。從西北來。與之會。同入於海。皆清流也。而泗更清於淮。無石水六泥之濁。以猝之。故唐宋以前。不聞清口。齟齬之患。清口之患。自有黃河始也。黃河之爲清口。患自淮水奔堰。東注不能敵黃始也。按史記。河渠書。禹抑洪水。功施於三代。自是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鴻溝。之間。於吳。唐。宋以後。都會不同。至由淮以達。帝都清口之爲襟。領其勢一也。宋陳敏議戍守云。長淮二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鑿老灌河。通戰艦。以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自達。由是觀之。清口一穢。實關形勝。又非獨國計民生而已。願以全淮之水。會萃洪湖。環數百里。以一穢之口。洩之。已可寒心。加以淤墊。如塞小兒口。而止其啼。欲不旁挺橫溢。爲淮揚患。得乎。恭讀我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皇

上三十八年。巡幸高家堰。閱視畢。隨

論曰。運口太直。黃水倒灌。兼之湖口淤墊。清水不能暢流。何以敵黃。宜於湖水深處。別鑿一引河。以導水出清口。又曰。清口最爲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高堰隄工並運口隄工。縱加高厚。均屬無益。十

二月復

詔曰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於水患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
蠲租賑業乃黃河墊高清口低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
弗獲甯宇今或堅築高堰隄工以束淮水多開引河使之衝黃宜
一一講求臣鵬翮之來也

上復訓之曰河底何以使之深清水何以使之出鵬翮悚惕承
命至則凡
上指所及者不敢悠忽以少需於是開海口黃有所歸矣塞六垠淮
無所漏矣開張福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又益以天
然天賜凡七引河淮流沛然而出矣開七引河者導淮以刷
清口也塞六垠者束淮使歸清口也開海門者殺黃之勢不
使倒灌清口也時水患方殷于東至海壩南至江表西至開
歸北至徐兗殆無煖席稍有寸晷之隙必棹小舟徘徊於惠
濟社蓋精神無時不注於清口而治清口又無時不注於引
河迨七引河成於是十餘年斷絕之清流一旦奮勇而出淮
高於黃者尺餘場帆直渡曾不移瞬又清水初出猶慮淮為
黃弱題建兩攔埧備節宣及七引河湧沛蕩滌無餘運口闊
至九十三丈

皇上以宵旰憂勤釋民墊隘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不信而有徵哉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四

又江淮河濟謂之四瀆瀆者獨也以其不因他水獨能達海
也攷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又東入于海今自泗口
以下雖盡為黃所奪其勢固無殊也惟是黃水蒼翠泉流來
自萬里力大而勢強淮源近出豫州北禦黃南資運力分而
勢弱此清口所以常齟齬也况頃年六垠洞開全淮東注清
口久為平陸上廬

宸懷臣受命請訓以道淮機要必於清口因思淮之不汙全在門戶塞六垠杜
旁蹊也闢清口開正路也二者難分輕重而湖勢方盛六垠
且為後圖先闢清口庶正路開而旁蹊之勢亦殺夫淮之涓
滴不至清口久矣非多為引河以道之則不出於獨棹小
舟泝三港穿柳林直造洪湖中流歷審形勢知淮水舊在湖
西其為六垠牽引而東者非經瀆也按南河志淮河舊有張
福王簡二河季馴潘公慮其流分而力薄為隄塞之今清口
於墊入湖幾三十里惟茲二港深賈船之沿淮者湊焉而
其首適與張福口接於此開挑引河淮必出議上

天子然之乃量工命日親自程督不閱月河成凡一千三百二十五
丈又於河尾置挑水埧由是清流奮迅而淮黃始會以張福

河爲首庸焉時張福池南裴家場又開引河既成虞其分而減力不足刷黃也乃會張福河於裴家場而其流益沛張福河底堅而裴場多淤亦藉以冲刷也池南又有爛泥淺引河屢浚未就於是掘其淤而深之武家墩之北舊有三岔河自淮流久斷惟此一綫僅存然秋水落仍爲陸地乃督弁兵濬通之於是有四引河矣前此清口既淤土囊無口至是驚流盪滌闊至三十餘丈猶慮不足暢全淮而發其浩瀚之氣也維時唐堰六坦既堅塞之矣乃亟走填上命工度其尺寸六坦共得二百八十丈無然日以三十餘丈之口而欲洩二百八十丈初固之水宜其趨起而不盡出也乃詳度張福裴場二河之間迎湖大溜復鑿大引河一道闊二十丈深一丈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名曰張家莊河而時凡爲引淮之河者有五既會張福河於裴家場又益以大引河專資其力以刷黃又會爛泥淺於三岔從七里河逕文華寺專用其力以濟運又虞其勢之偏注也於清口之上築填臺一座逼淮水三分入運七分敵黃諸河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會淮水壯激釀爲二河土人神之名曰天然河天然河在張福裴場之間於是凡存七河控引清流奮其朋勢比至清口混茫澎湃而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五

淮之門戶大關廣至百有餘丈淮至是乃與黃會黃不敵淮淮且高黃數尺自惠濟祠上下十餘里練影澄瀾與天一色濁流數點微茫煦沫循北岸而已

皇

上明德豐功豈不遠哉

宗室都隆額開清口疏洪澤湖與淮河

之水浩瀚縣互數百里而僅由清口流出會黃河之水歸流入海水勢洶湧則沙隨水流而海口得以深通水勢微弱則黃水逆流而運口遂至淺阻其形勢宜鎮定而不宜分張再天然坦原係防水盛漲而設原屬權變之道不宜輕廢所以前人有言曰水向東海口通水向西天然閉此二語乃治淮河之要道也若僅保護沿湖地方之工逐年由兩天然坦啓旋則水勢分湖水一分則清口上下水勢微弱而黃水逆流矣若不求治本塞源之道惟將清口上下兩隈保固使清口之水不得洶湧以禦黃流則由旁口向南宣洩愈多而由正口向東宣洩愈少矣清口之水本非微弱因分其形勢故至於微弱黃河之水本非逆流因清口之水微弱故至於逆流去歲洪澤湖之水正值盛漲之年必須將水口修理寬闊使淮河之水暢流挾黃刷沙入海始不失以水治水之道但河臣等恐不能保守山陽安東海州等處工程將清口東西兩隈

固守。此卽如喉閉胸脹，由腰背破裂者，也是古溝之潰決，實由清口之水不得暢流所致。並非天然，然啓與不啓之故也。臣愚以爲淮河之水，以清口爲正。其東西兩隄，乃雍正年間前任河臣齊蘇勒所建，兩岸皆係柳葦埽修築，故可損益。非磚石工程，可比。淮河之關鍵在此，而治淮河之要道亦係乎此。臣請嗣後如遇湖水微弱之時，卽爲清口之西隄下埽，使蓄湖水以禦黃流，如遇湖水盛漲之時，卽將西隄拆毀，使之寬闊宣洩。清口之水以刷黃河之沙，庶得以水治水之益，而兩隄無固守之虞矣。至西隄地下有陶莊引河，斷不致水勢甚大，有河身不能容納之虞。再下游之水悉皆流入海中，而所洩之水又復過多，亦無宣洩不及之憂。惟俟水勢減平之時，仍將西隄下埽，東水則蓄洩在人損益由己，而黃河兩隄之水永慶安瀾矣。至備辦修防外河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工程物料及先事綢繆，皆係河臣之事，無庸臣議。若將淮河之正口置之不問，惟以修理旁口爲務，則甫除一弊，旋又滋一弊，恐非萬全之策也。倘按此乾隆八年任御史時條奏節錄之，鐵保籌全河治清口疏，竊臣猥以庸愚蒙畀兩江重任，况有兼河之責，敢不竭盡心力，以求一當。臣抵清江月餘

江北運程

卷三十

日夜講求，兼考載籍，細思受病之源，以籌補救之法。伏查河防之病，論者紛如聚訟，有謂海口不利者，有謂洪湖淤墊者，有謂河身高仰者，臣未親見之前，亦執此說。茲詳細推求海口淤高，自前明已有此議。明臣潘季馴疏稱：雲梯關外積沙成灘，中間行水之路不及十分之一。然海口故道則廣自二三里，以至十餘里，若兩河之水全歸故道，海口可仍全復。現語是海口視黃流爲逼塞，黃水借清水以刷滌，自昔已然。現經河臣徐端屢次親勘，海口寬千餘丈，攔門沙之上過水深四五六尺，實無壅遏之形勢。尙較勝於潘季馴治河時，且本年黃水六月二十日以前，並未倒灌入運，全河俱東趨入海，不見停阻。設果壅遏爲患，何以大河之水仍滔滔順軌而入？此理至明，一言可決。况從古無浚海口之法，亦無別改海口之地。是此說竟可勿論矣。洪湖淤墊，前河臣靳輔疏載：彼時湖中止存小河一道，寬十餘丈，深五六尺，至一二丈不等。今則汪洋浩瀚，湖面寬數百里，深至二三丈不等。較靳輔時大不相同，又豈得反說爲淤淺呢？清水之敵黃，所爭在高下，而在深淺。此說又可勿論矣。惟河身淤高，誠有此病，詢之在工員弁兵夫及濱河土庶，僉稱嘉慶七八九等年河底淤高

八九尺至一丈不等是以清水不能外出河口之病實由於此但黃河之通塞靡常變遷無定歷考載籍有時上滯而下通有自然之勢卽如徐州一帶素稱極險之工動輒泛濫近年則水不出槽河底刷深豈盡人力所致且大河遼遠巨浸茫罔亦萬無水底挑撈之理是此說亦只可存而勿論矣臣向因有此三說以爲有一於此是以人力與天地爭功難期奏效及參觀明臣潘季馴及前河臣靳輔等奏議其治河之法全不治此三病而惟專心致志於益口誠以清口暢出則河腹刷深海口亦順而洪湖不至泛溢一舉而三善備行之有效歷歷足徵臣因再四思維目下受病之處與昔正同雖在河身淤高亦由歷久之牯垣多傷各處之支河漸塞以致清口日淤下游受害治法總以復清口舊規疏洪湖歸路爲目下刻不容緩之急務前歲衡工合龍之後清口大淤自惠濟洞至彭家馬頭一片淤成乾地至今仍由引河行船黃水一長河口卽淺其病一也惠濟等三牯金門年久損壞難下嚴板啓閉不靈其病二也洪湖義垣擊通垣底被衝洩水太甚現在趕緊購料運工以期堵閉其他四垣亦須大加修理

其病三也爲今之計惟有大修牯垣全復舊規去新受之病收蓄洩之利則借湖水刷沙而黃河治湖有路入黃不虞壅漲而湖水亦治細按情形舍此別無辦法至洪澤湖以數百里湖面水深至數丈駭浪奔騰一遇西北風在在危險欲藉湖水以刷黃則不能不多爲收蓄欲多蓄湖水則不能不保護石隄尤不可不急籌去路若不設法宣洩水長一尺則堰低一尺加到何處爲止臣現與河臣徐端通盤籌議湖水固宜收蓄異漲尤不可不防今年湖水盛於往年全賴義垣減洩得保無事是欲守護高堰先須將山盱仁義禮智信各垣填底修砌堅固以備節壺俾得操縱由人下流不至泛漲然後由高郵大垣疏浚支河以通入海之路將人字河芒稻河鹽河一律挑通以疏入江之路均復還新輔原開河道之舊則高堰可保而下河州縣亦不至受淹此又慎修五垣之節宜以衛下河田廬之至計而非目前苟且補苴之圖也臣伏念古法可遵而不可泥人言可參而不可廢一己之見識難恃鄉人之聞見較真現與在河大小臣工悉心籌議並出示淮揚二府土著紳耆有能洞悉本地機宜者召令來淮虛心博采俟折衷定議然後派委精細委員先往查看再與河

臣親身履勘酌定辦法奏明於秋汛後同力合作倘按此奏在嘉慶十年經世文編評言其辨海口洪湖二段至爲明切惟置河身淤高於不問而專事清口則至持太過河身不低則清口且無出路雖出亦弱尙安望刷黃攻沙之力乎且潘靳二公亦豈不治河身者清江以上之河又借何清水以刷之乎爲今日計或對垣逼溜以濬深之或酌改河道以變通之自是第一首務其餘則此疏大畧盡之論清水敵黃在高下不在淺深二語尤爲要領唐李紳入泗口詩洪河一派清淮接蔓草蘆花萬里秋烟樹蒼茫分楚澤海雲明滅見揚州望深江漢連天遠思起鄉關滿眼愁悵路歧真此處夕陽西沒水東流明張羽清口詩豁達兩河口前與黃河通高岸忽斗拆清淮匯其中甘羅城在南韓信城在東一爲秦人英一爲漢家雄人生有不死所貴在立功方其未遇時鹿鹿何異同時命非際會丈夫有固窮舍舟登高防歲暮百草空坡陀隴畝間一老弱翁遺蹤不可問但見荒榛叢行重迴首目斷雙飛鴻胡儼清口驛詩夜渡清河驛寥寥犬吠幽人家散墟落舟楫倚汀洲薄霧浮空起長河帶月流悲歌何處發不覺動離愁張致中望清口詩黃河九折從天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八

注馮夷愁舞蛟龍怒斗大孤城落日黃野雲低抹迷荒戍白蘋風急雁西飛一望歸帆隔浦微村落幾家烟火寂東南民力贖魚磯國朝陳沆曉渡清河口詩霜滿征鞍月在西夢回邨落亂雞啼地連大澤龍蛇蟄天入黃河草木低堪嘆水鄉多棄土可憐民命在危隄愧無擘轡澄清志多事晨風快馬蹄

由清口入黃者洪澤湖水也。

會典洪澤湖江蘇睢甯縣桃源縣清河縣山陽縣與安徽之盱

眙縣泗州環之圖志洪澤湖在清河縣南六十里洪澤鎮西亦

名富陵湖長八十里與泗州虹盱相接湖東岸卽高家堰宋

熙甯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一統志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九

十里洪澤鎮西亦名富陵湖淮河匯入其中昆連清河桃源與

泗州盱眙境相接。長八十里。湖之東岸卽高家堰。爲兩河之關。鍵。宋史神宗紀。熙甯四年。開洪澤湖。達於淮。又馬仲甫爲發運使。自淮陰經泗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漕運考。洪澤湖在山陽縣西南九十里。自東北而西南。迤邐滂湃於山。清桃泗天長高寶之間。此湖往代三之二。皆民田。自黃河潰疾。全淮壅注。不得暢流入海。漫衍四及。遂爲淮鳳間一巨浸。其中猶有洪澤村。寥寥民居數十。浮沈於洪濤之中而已。其廣袤約數百里。西北隄曰歸仁。所以障黃河。淮河及靈芝諸湖水之北入。東南堰曰高堰。所以障淮流之東出。務使之全注清口。以會黃入海也。會典。洪澤湖在山陽縣界。合泥墩諸湖爲一。上承鳳泗諸水。達清口。會黃河入海。又引入運河濟漕。注於江。舊志。富凌湖。在洪澤鎮西。本名富凌河。源出盱眙唐山。凡四十里。至劉家渡入本河。其後漸匯爲湖。有溝通淮。後湖面益廣。地連三郡。廣魚蒲之利。河防志。洪澤湖築高堰。南北隄岸。所以束淮水出清口。敵黃濟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墩一座。導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長。易起風暴。欲保隄岸。以衛運道。民生。故於山盱汎建滾水埧三座。其埧身尺寸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等。應取勢足敵黃。過則

聽其滾去。此四季測量水平。審度至當。乃定埧址。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黃水先長。湖水勢微。清口清水稍弱。恐不足以敵黃。則啓歸仁隄三牖之板放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勢。敵黃而濟運。我

聖祖仁皇帝命設救生椿於石隄之外。使沈溺之人得以攀援而上。全

活甚多。乾隆八年。大修洪澤湖石隄。建築古溝東埧。十一年。添

設護隄救生埧。二十三年。修築惠濟正牖。仍照舊例啓閉節制

湖流。又洪澤鎮。在清河縣西南。九域志。淮陰縣有十八里河洪

澤瀆頭三鎮。縣志。洪澤鎮。在縣西南六十里。濱淮河。古南北大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十

道。設洪澤驛及巡檢司。自高堰築後。湖水泛溢。鎮遂堙廢。蕭令

裕清河縣疆域沿革表。南齊書州郡志。有破釜之地。太祖本紀

破釜字兩見。向按破釜字兩見。一太祖將南討。出次新亭。薛安都從子索見渡淮。擊殺臺軍。王孫耿縱兵逼前軍。

張永警明帝。遽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一明帝嫌太祖非人臣。相遣冠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

酒封賜。吳玉搢山陽志。遺謂破釜。即洪澤。不知何據。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太祖。盱眙縣洪澤浦。在縣東北三十里。舊名破釜塘。三國時。鄧艾立

白水塘。與破釜相連。開水門八。以溉田。隋煬帝幸江都。道經此。

亦未。知所引何書。唐書辛讜傳。馳三十里至洪澤。其名始見

於史。宋修洪澤河以避長淮之險。宋史。時洪澤僅通於淮。並未合

淮爲一。九域志。有楚州淮陰縣洪澤鎮。王象之輿地紀勝言。自

淮陰放洪澤。牖達淮。則入汴入洛。東坡發洪澤詩。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又云。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道里遠近。舉可想。

見故明史地理志。旣云南有淮河。復云南有洪澤湖。自宋至明。

設立巡檢。歐陽修于役志。洪澤巡檢顏懷玉是宋時已設巡檢矣。湖淮而下。儼然一村鎮。

聚落也。靳輔條陳下河疏云。黃河北流盡絕。全徙而南。於是徑。

奪淮渠以入於海。淮渠窄小。淮水壅不得下。遂陡長尋丈。先將。

清河縣原係民居之洪澤村一帶低地漫漶而爲洪澤湖。張希。

良河防志。湖中之洪澤村。居人殆數百家。村之西曰舊街。民居。

殆千家。山陽志遺。康熙初。尙有百家。十五年水漲。遂被滄沒。是。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十一

洪澤陵谷之變。卽淮陰沿革之由。而淮湖混合。巡檢廢裁。東南。

之河患乃日棘矣。江南通志。洪澤在淮安府治西南九十里。舊。

有牖。宋魏勝運糧至洪澤。出牖入淮。卽此。湖界山陽清河桃源。

盱眙四縣。本洪澤鎮。當淮水下流。左右有數十湖。匯而爲一。土。

人統名曰洪澤湖。泗州城陷其中。續行水金鑑。江南通志。載康熙十二年泗州知州李德耀

修城及隄。後淮湖泛漲。隄不能支。城遂淪陷。寄治於盱眙山。今。

按據河渠紀聞。淮水西壅。壞泗州城。在康熙十九年。迨乾隆四。

十二年。巡撫閔鶚元奏裁鳳陽府虹縣。以泗州移治之初。改名。

泗虹州。旋復舊名。一統志。泗州舊城在今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

有東西二城。明初合爲一周。九里有奇。門五。康熙十九年。圯於水。今州城本虹縣城。乾隆四十二年。虹縣裁併泗州。卽改虹縣城爲泗州。其東南爲淮揚二郡高堰之設。所以障此水也。淮直隸州城。

安府志洪澤湖在山陽縣治西南九十里。山陽清河泗州盱眙四界相連。本古淮浦縣地。淮水經其旁。當未成湖時。爲洪澤鎮。自淮陰達濠泗之官路也。有洪澤館。士大夫停驂之驛舍也。有洪澤村。洪澤橋。市廛商旅所輻輳也。東北通富陵河。卽古富陵縣。後漢書稱於明帝時淪爲麻湖。南通白水塘。有三堰以障水。護田。堰不治。則洪澤沿淮受害。宋魏勝守淮。運糧至此。出陂。元初置洪澤屯田萬戶府。引塘水以灌民田。明初因之。自白水塘不修。水無所制。匯成洪澤湖。民田盡付汪洋。又自宋元迄明。黃河往往潰決入淮。久之遂成巨浸。於是會萬家湖。泥整湖。富陵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十一

湖總爲一湖。幾與雲夢震澤相埒。西風一吼。波撼長隄。故高家堰。地南最爲險工。漕糧運道所關。淮揚民命所繫。而田之沈廢。又無論也。康熙初年。湖水壞隄東趨。潰清水潭。滄沒七州縣。後雖高堰加築。建減水埧。以殺其怒漲之勢。使正流仍出清口。然自明以來。黃屢決入湖。並黃河減埧之水。湖身墊高丈餘。又豫省祥符七邑水導引入湖。湖非昔日之湖。而水日增。况黃淮有時並漲。清口宣洩不及。則高堰危。自清水潭決後。繼此而潰者。古溝凡四。茆家圩一。夏家橋一。唐梗埧一。善乎張鴻烈之言曰。黃淮強弱不定。終難保其無事。必俟河淮分流。清口永無倒灌。

方能復當年之舊也。清河縣志清河縣治東南六十里有洪澤鎮。濱淮河。古南北大道。設洪澤驛及巡檢司。蓋劇鎮也。有橋。後漢書。陳登廟祀於泗之洪澤橋。卽此。自高堰築後。黃河復屢決入淮。湖水泛溢。全鎮俱沒水中。所餘高阜數家。寄生浮梗。非舟筏不行。會典。江安糧道屬淮北淮南各州縣漕船。俱由淮入洪澤湖入運。江南通志。淮之北岸。淮安府之桃源。徐州府之銅山。蕭陽山。及邳州之睢甯。鳳陽府之懷遠。宿州靈璧。潁州府之阜陽。潁上。亳州太和。蒙城。直隸泗州之五河。淮之南岸。鳳陽府之定遠。壽州鳳臺。潁州府之霍邱。直隸六安州併英山。霍山。直隸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泗州併盱眙。漕運俱入淮。經洪澤湖。由清河縣帥家莊入黃河運道。

國朝費高。吳璫疏洪澤湖平險情形。全視風信。湖面四百餘里。無風則波平如鏡。遇風則浪湧如山。新舊石工俱在湖之東面。西風尤爲著重。詢按此奏。在嘉慶五年七月。陳大文。吳璫。徐端。疏查洪澤湖周圍四百餘里。波濤洶湧。惟賴一棧長隄。爲淮揚兩郡保障。關係甚鉅。康熙以前。自周橋至翟埧。三十里。向本無隄。前河臣靳輔始行補築。仍留減水土埧六處。康熙四十年。前河臣張鵬翮。因六埧堵塞。題建南北中三石埧。其天然南北兩埧。仍係土埧。乾隆十六年。奉皇帝諭旨。天然二土埧。永禁開放。另建石埧二座。並南北中三石埧。共爲五埧。以仁義禮智信爲次。仁義禮三埧。照康熙年間舊制。高堰誌。椿長水至八尺五寸。及九尺以上。聽其由石脊過水。惟智信二埧。於石面上加築封土。嗣仁義禮三埧。一併封土。高不過四尺。寬一二尺。仍照向定章程。長水至九尺以上。以次相機啓放。至今永垂法守。本年洪湖上游淮河。

高宗純

據正陽關報自三月二十三日起日見增長至八月間其長水二丈七尺八寸高堰湖水誌椿長至一丈五尺較比十數年來水勢實為異漲先於六月十四日湖水長至一丈四尺以上據道將稟水勢久逾向來啓垣定制隄工在在危險亟請宣洩始令酌啓信垣而水勢尚在加長迨七月初三日長至一丈五尺不得已又將義垣啓放水僅平定初四五日長異常風暴浪湧如山潑過隄頂遂將仁智兩垣封土掣通水始漸消彼時堰下村民及淮揚士庶咸以風掣兩垣方得保全高堰為幸至請加石隄實因湖水現存一丈二尺三寸比盛漲時僅落二尺七寸而較上年底水已大三尺現在已形旺盛明歲汎水長發可虞不得不請幫寬石隄並請加石工一層庶可多收尺餘之水以備敵黃而長隄亦藉資保護至洪湖承受七十二山河之水年久必有沙淤但湖身甚大波流甚湧亦非一時所能淤高卽歷年黃河南岸漫口如豫省之楊橋宋堂大堤雖工江南之魏工陳工司工周工邵工皆全黃歸湖而湖身未見甚淤蓋因漫水紆回數百里泥沙沿路停留及至入湖其色已清是以未甚停淤至徐屬毛城鋪滾垣天然牯峯山四牯建設已閱百數十年每年必啓放兩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古

三處以洩黃漲而洪湖亦未見淤其故因各牯垣分減之水無多且自上而下與湖水順流而行沙隨水去非如倒灌之兩相頂阻者可比現在所開之祥符五瑞兩牯雖距湖較近亦係順流並下是以不致受淤惟歷來黃強淮弱河口倒灌之患黃水一高卽勢不能禁且與清水相頂故易停淤然亦祇能淤至太平引河武家墩一帶湖尾二三十里而止其數百里之湖身斷無灌滿之理自前明迄今河口倒灌次數難以更僕數而太平河一帶清水得出卽通歷來從未淤斷本後清水暢出湖尾之太平引河等處卽已刷深現委員弁測量湖水其近隄湖邊湖灘存水六七尺至丈餘不等湖身則深二三四五丈不等龜山一帶湖心更深邃難測湖中鹽米商船以及漁船往來甚多並經確切詢問所據實入告至現今湖底尚不為淺如果實在淤墊臣等自當據實入告至祥符五瑞二牯金門僅寬三丈六尺且土性堅疑臣等復在牯外築鉗口垣二道兩牯並做裹頭皆用料盤護十分穩固不致有奪溜之患惟減黃助清究係一時權宜誠如聖諭長時啓放究屬不妥現在回空過接自當欽遵

聖諭長

二屆堵閉來春重運到時清水尙旺黃水未漲亦可毋庸啓
放儻淮弱黃強不得不藉以減洩再當奏明暫時啓放以資
浮送至東清禦黃兩垣爲蓄清敵黃緊要機宜查未改清口
以前原祇有束水東西一尺則拆展十丈視湖水漸消亦漸次收束
寬窄如湖水加長一尺則拆展十丈視湖水漸消亦漸次收束
自乾隆四十一年移改清口後勢遠氣寬清水外出無力束
清垣一道不足以資收束於五十年大學士公阿桂查勘添
建禦黃垣一道亦視黃水大小遞相拆築以禦黃流頗爲得
力但水勢總爭高下各該垣雖能節宣亦難免倒灌惟有設
法節節收束使之偪溜刷沙不致過於寬緩散漫倘按此奏
在嘉慶九年十二月二日戴均元鐵保徐端疏伏查洪澤
湖水勢追溯百餘年來惟乾隆五十一年爲最大高堰誌稽
長至一丈六尺二寸其次則乾隆四十三年及嘉慶九年曾
長至一丈五尺一寸本年五月初旬長至一丈八尺四寸實
爲從來所未有臣等驚心駭目博訪周諮如湖底淤墊之說
傳聞已久從前豫省及豐碭等處黃河南岸屢有漫溢濁流
蕩漾經由洪澤湖下注其迤西一帶自多積淤但湖面周圍
數百里甚爲寬廣詢問年老弁兵及附近土民漁戶人等僉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五

稱湖心及老子山等處水尙極深足資容納又積年黃水倒
灌沙噴湖口向抵武家墩而止此二十餘里內本有淤淺今
自清水奔流暢出至淺處已刷深八九尺至丈餘不等並無
阻遏細求異漲之由實緣上游河南安徽山水大發正陽關
據報長至一丈四五尺湍流匯注又值大雨連綿晝夜不止
以致湖水擡高非常暴漲若非此大水亦不能將湖口河口
多年淤積刷滌一空洵爲遇險得濟此時清水尙高黃水三
尺有餘河口下注旣暢又開各垣分洩上游水勢一定湖水
不患不消茲查截至二十八日止高堰已落水一尺二寸即
二十五日以後連日風雨每日仍落寸許已見消動之機似
不致再虞增長倘按此奏在嘉慶十一年五月杪唐皇甫
冉洪澤館詩底事洪澤壁空留黃絹詞年年淮水上行客不
勝悲宋蘇軾發洪澤中途大風復還詩風浪忽如此吾行
欲安歸挂帆西邁此計未爲非洪澤三十里安流去如飛
居民見我還勞問亦依依攜酒就船賣此意厚莫遠醒來夜
已半岸木聲向微明日淮陰市白魚能許肥我行無南北適
意乃所祗何勞弄澎湃終夜搖窗扉妻孥莫憂色更典篋中
衣徐積寄路倅洪澤湖阻水二首黃金官闕紫瑤關鷓鴣

思陪玉筍班仙仗好教鳧局去客槎卻在斗牛間有為義對
 霜濤湧無敵詩同鐵陣開誰報京師羣弟子先生吏隱鬢毛
 斑莫教容易過龜山多少人心願復還更有南棗黃綬容但
 吟西戶綠楊間纔經濁沐無澄浪且趁清淮洗醉顏安得就
 公歌一曲緩吟遲步夕陽灣 明胡儼晚泊洪澤詩雨後淮
 山數點青便從雲氣望蓬瀛湖平兩岸風初定人倚孤舟雁
 正明客裏尋常饒遠夢天涯次第數歸程夜涼酒醒聞征雁
 一十鄉心白髮生 國朝丁大來洪澤湖詩何年洪澤鎮高
 下匯成湖水闊青山小天空白日孤征帆終一去歸雁且羣
 呼陵寢前朝近淒涼風雨徂 劉謙吉洪澤湖中詩始且開
 洪澤旭日生微煦魚龍靜波濤空闊無一羽鬚眉明鏡中感
 歷皆可數當其恣狂瀾百怪猙獰舞駭浪高於天萬石樓之
 腐雖有長年者撐突亦戰股高臥過安流竟省篙與櫂烟際
 浮遠空遙曠與終古 吳鉅洪澤阻風詩極目蒼茫浪拍天
 維舟椽杙淺沙邊桑田萬頃今何在蔓草蘆花冷暮烟 黃
 景仁偕稚存望洪澤湖有感詩濤聲入耳心所嚮與君同家
 楚江上比年渴走塵埃間見此洪流亦神王湖寬一面青嶂
 開立久萬仞高寒來水風吹衣日落去石氣蕩魄雲飄回遠

天黯慘湖變色雁飛不度鳴何哀沈淪九鼎自太古蒼茫那
 見蟻珠吐浪靜似響鯨人機風便欲遞馮夷鼓此時倒景動
 樓閣咫尺已畏雷雨作前驅青兕淮神過長波崩若大魚躍
 得觀如此將毋歸回頭半湖森雨脚大陸浮沈且未休吾儕
 身世將安託歌聲如笑何處歌沿山半州純浸波庚辰奚仲
 不在世嗚呼奈如歌者何 王蔭槐洪澤湖和子頤韻民道
 胎簪水東流異古今一州沈已盡五墳障何深財賦艱民力
 波濤撼客心茫茫三百里愁絕渡淮陰 折仿估人心袁浦詩
 洪澤浩烟水青天能作陰路窮飛鳥力浪折估人心袁浦詩
 隄急黃河返漲深可憐鄉父老太息一州沈 李鎮洪澤湖
 詩淮水匯洪澤滄波湧素秋三州何地著萬頃拍天浮河漕
 資輸壩隄防講蓄留支祁爾俯首神禹重懷憂 趙仁山雪
 夜東阻洪澤湖詩造化不可測陰晴無定憑天寒萬山雪風
 靜一湖冰泉鳥飛將盡扁舟渡莫能此時塵世界玉宇望層
 層 英廉洪澤湖詩淮山遠莫及淮水秋易漲泉流附本支
 趨壑寔濟濊洪湖三百里高高失假傍西風颯然來菰蘆斷
 漁唱吹起十丈濤洶湧勢東向羣波奔一隅鬱極但思放堰
 石屹如山奮然與之抗當敵有餘怒扼險不暇讓旬磕飛驚

瀾。天地爲震盪。魚龍與鳥獸。聳怖神盡喪。竊維導水蹟。神禹
負無上。苟非後王。乃淮南胡以障輦石。免其魚寶之塵。所防
攬勝轉楊。櫂披襟。念浩蕩。因念古。現莊雞犬。或無恙。獨憐
龜尾。延頸日。何望原。注舊有洪澤縣。沈於水。每烟霧晦冥。人
烟村落。宛然在。即土人
謂之現莊。龜山在湖中。

湖中有龜山老子山

一統志上龜山在盱眙縣西南一里。上有招隱洞。其北麓有歸

雲洞。下龜山在盱眙縣東北三十里。寰宇記禹治水。三至桐柏

山。獲淮渦水神。曰無支祁。鎮之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注海上

龜山寺。宋天禧二年建。下龜山寺。宋天禧中建。支祁井在下龜

山寺後。卽大禹鎖水神處。縣志一名聖母井。江南通志上龜山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舊有八仙觀。招隱洞。洞口有招隱亭。下龜山。上有絕壁。下有重

淵。嶽瀆經云。禹治水。獲淮渦水神。巫支祁。形似獼猴。力踰九象。

命庚辰制之。鎮於龜山之足。淮水乃安。焦山說古亦云。唐永泰

中。李湯以牛五十引鎖出之。鎖末有一青猿。高丈許。復拽牛沒

水。蘇軾詩。清淮濁汴爭強健。龜山下瞰支祁宮。古寺後有井。俗

傳支祁鎖於井中。張公奏議。龜山有二。一在盱眙縣東北三十

里。山麓臨淮河。徇按龜山二。昔臨淮河。一統志老子山在清河

縣西南一百里。跨盱眙縣界。一名老祖山。江南通志老子山在

清河縣東南百里。舊志云。世傳老子煉丹於此。山西有仙人洞。

深二丈許。下臨淮水。四壁如削。恂按張公老議洪澤湖屬下龜山麓臨淮河。龜山之東有老子山。皆在湖中。偏南。奏議於龜山言文湖未盛。漲時言也。

國朝張鵬翮疏。臣查泗州水災自古已然。卽六埧全開之時。泗州亦被水淹。臣前往泗州查勘水勢情形。詢據土人云。明季時有水災。康熙十九年。州城被水淹沒。官民移徙隄上。查康熙三十八年。李柄題報水災。揭泗居山河聚匯之區。連年積水爲殃。災困頗仍是泗州水災不全。係六埧之閉也。州志載宋臣歐陽修泗州先春亭記云。問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爲暴於泗自古而已。然矣。臣觀形勢。盱眙在山之腰。泗州在山之下。淮水繞泗州而流。三十里有龜山屹立河中。又十五里過老子山。出洪澤湖。乃汪洋暢沛。一遇水發。奔濤遏鬱。水流不及。勢必助長。又有歸仁隄。諸湖之水奔流而下。入於泗州。此其所以多水災也。桃汛水漲。淹浸職此之故。今四五兩月。清口水流甚暢。洪澤湖水漸消。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六

泗州水勢亦漸消。六埧旣開。水不東注。高郵寶應興化泰州山陽鹽城江都等州縣田地涸出。人居平土。田可耕種。到處

皇仁

歡聲

若雷。且今歲漕艘運河揚帆。進行於四月十二日。盡數過

隄。較往年甚速。皆由六埧之閉也。恂按此奏在康熙四十年六月初八日。陳大文吳璣徐端疏。現委員弁測量湖水。其隄邊湖灘存水六七八尺。至丈餘不等。湖身則深二三四五丈不等。龜山一帶湖心更深。遠難測。湖中鹽米商船及漁船往來甚多。並經確切詢問。所言相同。恂按此奏在嘉慶九年十二月二日。戴均元鐵保徐端疏。湖底淤墊之說。傳聞已久。從前豫省及豐碭等處黃河南岸。屢有漫溢。濁流蕩漾。經由洪澤湖下注。其地西一帶自多積淤。但湖面周圍數百里。甚爲寬廣。詢問年老弁兵及附近土民。漁戶人等。僉稱湖心及老子山等處。水尙極深。足資容納。恂按此奏在嘉慶十一年五月杪。以上二疏全交均詳前條下。

湖水匯注清口有引河五。

裏河應冊蓮口之南。向有引河七道。上承洪澤湖來源。下至蓮口外張莊前會流。三分入口濟運。七分東注敵黃。天賜爛泥淺引河二道。久經淤閉。現存張福口引河一道。長一千二百三十五丈。張家莊引河一道。長一千六百七十丈。天然引河一道。長一千九百三十八丈。裴家場引河一道。長一千七百六十丈。三岔引河一道。今名太平引河。長一千六百四十丈。以上引河。均按引河五道自西而東曰張福口曰天然曰裴家場曰太平。歷經淤淺疏濬。乾隆五十三年奏准。每冬令湖水消落。於各河內築埧攔截。收束湖水。或酌留口門。或徑行堵塞。隨時察勘辦理。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五

國朝張鵬翮請挑張福口引河疏濬清口爲淮黃交匯之處。目今糧艘北上最爲緊要。今河身淤墊。竟成平陸。清水隔絕。不遑獨有黃水流入。運河深不過三尺五寸四尺不等。與去歲所見大不相同。茲部臣常綬等議築攔黃埧。糧艘過盡。竟行堵塞。使黃水不入。運河再將裴家場三處引河開濬。廣闊深通。引清水入。運河是亦權宜之計。臣親到此地。相度形勢。博采輿論。僉謂黃河比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淺係流沙。旋挑旋淤。裴家場與帥家莊相連不遠。卽開濬深通。當夏秋黃水大長。力強之時。引河清水終虞力弱。不能相敵。應於張福口挑引河一道。身長一千五十丈。面寬十丈。深一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處入。運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上下水勢相濟。當夏秋水長之時。兩處清水匯合。庶可敵黃。蓋因清口淤塞之處。甚爲廣闊。非多挑引河。鮮克有濟。故宜開張福口引河。以導清水。使之暢達。建橋一座。以司啓閉。若俟具題部覆。方始興工。恐伏汛水發。緩不濟事。趁今水勢未長。正可兼工挑濬。倘按此奏。在康熙三十九年四月二十一日。疏入。九卿詹事科道題覆。奉

旨依議。速行。先是康熙十六年六月。靳文襄大挑清口爛泥淺引河。

四道十九年再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場帥家莊引河三道
三十五年江督漕督等會議則稱爛泥淺帥家莊裴家場三
道引河勢分力弱應挑濬裴家場引河偪令全湖之水匯歸
出口併力敵黃至是張文端復有挑張福口引河之請按帥
家莊爛泥淺兩引河舊在裴家場引河之東太平引河之西
今俱壅 又恭報清水出運疏臣督修高堰六堰已閉其五
夏家橋堵閉過半留口門三十交待宿州糧艘過湖今於十
月十九日由陸路至老子山觀淮水出洪澤湖之處一望蒼
茫無際通湖水長三尺詢之土人云因閉堰故爾長水若再
加長隄工單薄可虞臣一面令夏家橋口門緩緩進掃以便
分修官上緊臨湖鑲柴仍催赴期竣工足禦風浪卽合龍門
二十二日馳至清口見引河水勢加長臣令河兵新挖之三
汊河及疏通湖口引水入爛泥淺帥家莊等河身俱已有水
而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水長盈滿測量水平引河水高於
黃仍將張福口等河口之水匯入裴家場引河一處俟其水
聚而力強足以敵黃於二十四日西南風起引河水驟長比
黃水高一尺二寸臣率道廳等官親放引河之水暢流入運
兩岸官民羣觀清水已出將來勢必敵黃入海但夏家橋口

江北運程

卷三十

門閉後水勢較更加長平槽之水足以敵黃溢槽之水應行
宣洩公議翟家埧地亢土堅仍留天然滾頂寬百十餘丈聽
其宣洩出唐曹河入白馬湖再查六堰口寬二百八十丈今
清口引河共寬三十餘丈不足以暢洩全湖之水應發帑再
開寬闊倘按此奏在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朔疏入九卿科
道詹事議覆奉

旨依議
聖訓指

速行 又恭報淮黃交會疏臣稟遵
授方畧先疏海口水有歸路今歲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

口裴家場等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又加修高堰堵塞六裴家
清水復歸故道於十月二十四日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
場引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曾經具摺奏報臣一面將湖頭
再加疏濬深闊以迎洪澤湖大溜又將張福口引水入裴家
場之處再挑寬深水大勢亟迅流暢沛今於十一月初三日
直敵黃水暢流入黃河矣運河之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灌
入臣於初九日自下河回至清口見水勢暢流大半入黃少
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官民快覩淮黃交會歡聲若雷
倘按此奏在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 又請開張家

旨依議

莊引河疏淮黃交會萬姓歡忻感頌無已但善後之計有應次第講求者臣觀現在諸引河之水勢聚而力強故足以敵黃直出運口但大半出黃少半濟運一水兩分當伏秋黃長之時恐清水之力稍微臣率河官部員親行相度應於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空地中間迎湖大溜之處再挑引河一道面寬二十丈底深一丈會入一河出口敵黃俾清之勢常強而禦黃有力將爛泥淺會入三汊河從七里河出文華寺運河專以濟運衆論僉同實屬可行於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奏十二月初二日交九卿詹事科道會議覆准奉速行由部移咨到臣行據淮陽道參議王謙詳稱清河縣運口南岸張福口之東靠裴家場張家莊地方估挑引河一道計工長一千六百七十丈該土方銀二萬一千七百六十二兩二錢八分二釐三毫臣覆覈無異動支銀兩價挑尅期竣工倘按此奏在康熙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又恭報清口盛出情形疏臣查看清口形勢武家墩三汊河爛泥淺裴家場張家莊湖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面寬數百丈直繞大墩其流至運口也三汊河裴家場張福口張家莊四引河匯為一河寬九十丈流出二座攔黃埧埧基淤沙如湯沃雪自然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消化流至頭座攔黃埧刷寬四十六丈兩埧基亦係淤沙現在蟄裂若清水再長勢必刷開自難存住詢之土人云當年淮黃交會時此係河心若刷去埧臺口門寬闊則清流益暢方足以洩全湖盛大之勢臣觀口闊水溜糧船揚帆安流而過則土人之言不誣也倘按此奏在康熙四十年三月初九日孔毓珣疏清口池上舊有引河七道匯全湖之水同流出口用以濟運敵黃關繫甚重昔綠湖水下注直留高堰是以自武家墩起建築石工而高堰武家墩俱迎溜頂衝危險最甚嗣因清水時弱以致黃沙倒漾武家墩下灘地漸長外而周家灘地亦漸增淤日積月累高堰之頂衝移在上將汛內工程險要又非復昔日情形矣臣乘舟湖清口而上將各引河逐細詳勘查天然引河與爛泥淺引河俱已淤淺帥家莊引河竟淤阻難流惟張福口與張家莊裴家場三處引河尚屬深通但臨湖河頭亦覺微淺其三岔引河一道以周家灘嘴節年淤遷南淤武家墩之外黃水灌入沙淤成灘此河亦漸淺窄臣思欲求清口暢闊全在引河深通而興工挑濬工程浩大輾轉思維竊擬仿照前河臣靳輔挑濬清口沙淤之意相度上下離河身二三丈各挖深槽一道俾分頭衝

洗漸次刷開前河臣行之有效自應仿照而行但現係水落之後淤淺雖多或汎水長發勢能衝刷臣俟來年大汎之時再詳看淮黃交會之處引河出水若何如果壅槽有益相度舉行詳悉具奏倘按此奏在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任江南河道總督時疏入奉

上諭相度受確然後試行朕意謂猶非探本尋源之策若能使淮強黃弱勢可相敵卽不行挑濬亦必暢流無滯不然徒恃此數道引河恐湖水未必能應手濟用也惟速將湖南一帶石工加高加厚一律修砌堅固俾湖水無涓滴漫溢之虞其勢自強自當從清口暢流而出可免淤淺之患矣朕向未留心河務據理而論治河方畧莫善於此宜急爲斟酌籌畫者田文鏡疏江南清口淮黃交

聖

念仰蒙發帑加築高堰石工瀦蓄清水偪溜刷黃誠爲萬年底定

之計臣因淮水出湖旣須激射衝流以壯其勢而上源諸水亦必暢匯入淮以成其大然後奔騰直注所有歸淮各河自應逐處勘明經臣分委各員前往南汝開歸四府六州等屬將所有歸淮河道一勘覆臣謹按淮水發源於桐柏縣之胎簪山伏流三十里泉源湧出是爲淮井又伏流二十六丈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成渠東注歷信陽正陽羅山息縣光州固始入江南霍邱縣界濠河豫省計長五百八十里其全豫之水來與淮會者共計二百七十餘道羣趨競赴於淮惟其遠近匯歸之多皆有助清敵黃之力故必一律通流方能奏效今查明上源各處悉屬暢達其間偶有淤淺各該地方業已疏濬深通但豫省上源循流貫注而下流之在江南境者亦必支支暢達始能匯湖蓄勢併力敵黃臣聞洪澤湖出口處有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爛泥淺三岔河并天然天賜引河七道其天賜引河聞已淤淺自三月來又復流通然不甚深闊此皆淮水出口之處所關甚鉅請

敕

江南河督各臣將淮水出湖處並境內一切歸淮各河委官查勘

如有淤淺立即疏挑並引河亦卽設法速治俾暢流匯注如此則上源水盛出口勢強以之制黃而河流順軌以之刷口而積淤咸除矣謹將淮河自桐柏發源起至清口淮黃交匯處繪成總圖並將歸淮各河按照各州縣繪爲一册恭進

御覽

簡按此奏在雍正八年四月十三日暫行兼管北河總督印務

時時有南北兩河總督所稱北河卽河南山東對江南言之也疏入奉

上諭覽奏窮源竟究派尋支分合上下籌畫無遺具見卿慎重河防實心任事之意朕深為嘉予但專力注淮至見固是儻淮水過甚其間亦恐有不虞非經督河臣詳查妥計何可草率施行蓋言利尤宜先慮其害也候交河臣議覆 硃會鈔疏江省清口為

淮黃交匯南河到任之始當詣清口看得東西束水二填高道民生有益臣到任之始當詣清口看得東西束水二填高時整齊中開水勢深通自洪澤湖泗酒暢出併力敵黃二水濳洞交會東注於海臣因閱視高堰工程復由清口迤上查勘引河七道俱已刷通逐一探量現在張福口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裴家場水深七八九尺至一丈三四尺不等張家莊水深六七尺不等爛泥淺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不等三岔河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二三尺不等天賜引河水深四五六七尺不等須疏濬在在通利誠如

聖諭如果淮強黃弱即不挑濬亦必暢流况高堰山盱一帶土敝工程業已高寬堅厚即緊閉各垸蓄清專力敵黃亦可萬全無慮倘按此奏在雍正八年六月二十五日時以尙書署江南河道總督 高晉疏洪澤引河例應隨時挑挖以期宣洩通

江北運程

卷三十

暢緣乾隆三十三年黃強清弱倒灌三月之久各引河不無淤壅迨後湖水長發將張福口天然河張家莊三道引河積淤衝刷殆盡其太平河通湖河頭冬春時雖淺無礙惟裴家場引河淤成平陸上年冬勘明經臣與李宏派委參將尙義承挑今臣查勘該河雖照估挑挖因湖水正在消耗所挑河頭尙未與湖通連必須接續挑通方為有益臣已詳飭淮揚道松齡督同原委參將多撥兵夫極力償挑以暢水勢以復舊制簡按此奏在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時以江督總理河務 又疏洪澤湖引河五道因上年黃水倒灌日久繼以老坦口漫溢掣溜黃水陸落引河淤墊不通經臣與河臣奏明設法疏治旋即通流嗣復隨時挑濬現在太平河漲福口天然河三道引河水深五六尺至一丈不等已屬深通惟裴家場張家莊兩道引河淤灘寬廣疏治較難臣與河臣商酌乘此伏水未長抽調河兵堡夫分別段落如法撈浚照依河營深以四尺為度臣等現遵

聖訓將清口東西坦嚴飭應營剗挖到底掣動湖水大溜不獨力能敵黃即上游之五道引河均可一律刷深更為緊要關鍵倘按此奏在乾隆四十年五月初二日時河臣為吳嗣爵 高

晉吳嗣爵疏伏查清口以內通湖引河五道上年伏秋汎內黃水盛大倒灌日久不無沙積迨白露節後湖水加長高堰誌椿長至一丈三尺清水暢出清口各引河淤處水勢刷滌漸深冬間隨時抵禦而湖水尙大普面漫灘難以施工臣等黃水較小堪資抵禦而湖水尙大普面漫灘難以施工臣等商定俟誌椿消至一丈以內卽行疏治今歲正月初旬湖水消存九尺五六寸時臣吳嗣爵親在各引河探明淺深段落擇其水淺人力可施者次第疏浚臣高晉自京回程至該處會同察勘將五道引河細加查探內張福口天然引河太平引河水深五尺四寸至八九寸不等總會處水深一丈一尺二尺其張家莊河尾裴家場河身前此水深一二三寸者經疏浚後河尾現深四尺五六寸不等較前寬深惟河頭尙有僅深二三尺之處臣等協同道將悉心酌議除現在各引河水深五尺以上者難以施工毋庸辦理其張家莊裴家場引河水深四尺以下者仍應接續疏治多添器具或下水刨空或用船拖拉或墊筏爬撈總以水深五尺爲度往後時時察探如有淤淺隨時卽辦務期一律通暢以收禦黃濟運之益倘按此奏在乾隆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三月吳嗣爵內

江北運程

卷三十

雷

遷五月九日署河督薩載奏日來高堰誌椿陸續加長連前長至一丈八寸通湖引河五道現在水深六七尺及一丈一二尺不等薩載陳輝祖疏伏查洪澤湖水由張福口天然張家莊裴家場太平等五道引河匯出清口從前遇清弱黃強時常倒漾致各引河積淤而引河頭接連湖邊之處淤墊尤甚前督臣高晉與臣薩載每年冬令水落灘現俱經勘估興挑展寬河身並將湖邊積淤盡力挑除至水深處而止以備水長暢注此向年辦理情形迨後開挑陶莊新河並將清口東西坦移下至惠濟祠前源遠流長黃水鮮有倒漾又兼近年湖水漲盛大展清口暢洩入海誠如

聖駕臨 幸高堰時高堰誌椿僅存水三尺九寸爲湖水極小之時五道引河各露河灘內張福口天然張家莊三道引河水深各二尺餘小裴家場引河亦有水一尺七八寸惟太平引河河頭僅水深一尺三四寸是以

聖駕閱 視時河內水淺見灘仰蒙

指示挑 審嗣經臣薩載告知臣陳輝祖於五月內將太平引河窄處逐一估挑展寬查通湖引河淤淺之說係從前黃水倒漾時

聖訓留

之事近年裴家場太平引河河道較各河雖淺觀清口暢出情形及冬春湖水所存無多即引河不甚淤墊之明驗總之當湖水盛漲時普漫而出一片汪洋引河已在水底原不藉其分洩水落歸槽始由引河洩出惟霜降水消後察看情形酌量挑濬方為有益今冬臣等當稟遵

有忽視致誤宜洩機宜倘按此奏在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初二日時薩任江督陳任南河薩載疏裏河廳屬裴家場張

家莊張福口太平天然等處引河五道為洪湖水尾閘最關緊要今水落灘見臣逐道查勘各河雖俱通流而河頭緊

靠湖邊一帶不無淤滯此內太平河為洩水入運及舟楫往來要道上年雖經開段挑浚此時湖水力弱又露淤淺臣現

飭該廳營確估將各河頭設法撈濬一面將太平引河煞填挑浚務期一律深通俾湖水暢注以期運行無阻倘按此奏

在乾隆四十六年李奉翰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惟太平河與運口最近不但洪湖水藉資分洩並上江鳳泗等

處漕艘鹽船由此出入甚關緊要從前黃水倒漾未免淤淺近年清水暢出漸次刷深但每年經臨大汛各處山水挾沙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五

而來匯注洪湖流行迅疾尾閘一帶普面漫灘水行至此下有灘土刷動上有浮沙蕩漾是以河內不無停滯雖經隨時

勘辦而水勢占礙不過量為挑撥未能大加疏治現今洪湖誌椿止存水二尺五寸為湖水極小之時臣親往堰盱二廳

查勘臨湖石工順道查看五道引河淺深不一內張家莊天然河二處水勢稍淺張福口裴家場二處水勢較深以上引

河四道將來水長自能暢流無滯此時毋庸估挑惟太平引河為湖水入運要路緊靠武家墩石岸之旁現在河形淺窄

積淤顯露乾隆四十五年

聖駕南巡閱視該處引河欽奉

諭旨挑

濬寬深是年冬雖經前河臣陳輝祖分別疏淺但其時洪湖誌椿存水六尺一寸較此時計大三尺六寸止將中段河身

酌量展寬未估深挑去冬自豫回南薩載與臣商議及此今水小灘現必須一律挑深俾湖水下注當即督同道將等逐

細確估計河長三千三百八十五丈就現在河身高下定挑窄淺深自三四尺至七八尺不等實需土方銀二萬八千餘

兩委員分段趕辦再武家墩一帶隄工外係太平河內係二河兩面臨水取土艱難是以隄頂尙未十分寬厚此次即以

太平河身挑起之土幫培臨湖隄頂既使餘土存積灘面
易得停淤又可使隄頂高厚足資捍禦亦屬一舉兩得倘按
此奏在乾隆四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時署江南河道總督
疏入照行是年四月八日等日完工十九日奏報 薩載李
奉翰疏裏河廳屬通湖引河五道爲洪湖出水尾閘因本年
淮水未發湖水極小六月後又值黃漲各引河內俱有淤淺
經大學士公阿桂勘籌先於引河總匯處築堤以禦黃蓄滯
復將通湖各引河派夫趕挖深通俟重運時放水下注茲查
五道引河內張福口裴家場太平河三道阿桂在工時卽經
接續趕辦掣放水平均屬通順後復加展寬深先後覈計張
福口引河其用銀九千八百三十七兩零裴家場引河其用
銀八千九百十兩零太平引河其用銀一萬四百二十三兩
零業於十一月初旬一律辦竣其張家莊天然引河並經阿
桂奏明隨後估挑臣等委道將等丈量確估張家莊引河需
銀三千六百四十三兩零天然引河需銀四千五百一十三
兩零督飭工員於月之十日內趕緊挑竣其攔湖堤外太平
河尾至裏河運口抽溝一道以便清水直入運河刷滌浮沙
又攔湖堤外池北下接舊東西堤並由新東西堤直抵黃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庚

抽溝一道以備來春開放清水暢注敵黃濟運估需銀二千
五百五十五兩零挑起之土卽以幫培束水隄工業俱興辦
統限年內一律辦竣倘按此奏在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八日

季奉翰疏洪湖尾閘引河五道原以濟運抵黃水大全開

宣洩水小酌量攔蓄本係隨時相機辦理本年自啟放太平

引河後清水外出已足濟運因其力未旺是以池西之裴家

場等四道引河堤未卽啟放原以留待湖水盛漲時開放分

渡以爲敵黃之計今洪湖內高堰誌椿前經長至四尺九寸

嗣又加長一尺自係上游雨水加增所致但連日淮水尙未

大發堰貯石工計高出水面一丈三尺餘寸卽較向年五堤

過水時亦尙少三尺四寸無虞風浪撞擊茲復籌酌目下湖

水已蓄存五尺一寸向後若再加長至七尺以上力足抵黃

刷沙卽將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次第放族以資宣洩若所長

尙在七尺以內五堤未至過水仍應遵照先奉

裴家場等四道引河暫行堵閉俾清水力旺一放不可遏抑

於敵黃濟運兩有裨益兼可藉以攻沙刷深河底臣惟有稟

諭旨將

遵

訓諭隨時察看相機妥辦以期仰副

按此奏在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五月、二十七、日又奏清口自
開放太平引河後清水暢注力雖未足抵黃而流入淮揚運
河現已衝刷寬深重運足資浮送雖自風神廟至惠濟祠一
帶黃水內漾長落靡定糧船至此遇風平水長則渡黃甚速
風逆水落則渡黃較遲查洪澤湖水前經阿桂會奏俟長至
七尺以上再將通湖五道引河盡行開放俾清水全力出口
逼黃東注原為大汛抵敵之計臣隨時查看如黃水消落開
放清水力足抵黃即不拘尺寸酌量開放浮送重運儻清水
力不相抵仍當借黃水以資饋運至通湖五道引河經阿桂
奏請展寬以十丈為度會總處展寬以二十丈為度并將河
身一律挑深當即派員趕挑委河庫道司馬駒就近催辦
陳大文吳璈徐端疏歷來黃強淮弱河口倒灌之患黃水一
高即勢不能禁且與清水相頂故易停淤然亦祇能淤至太
平引河武家墩一帶湖尾二三十里而止其數百里之湖身
斷無灌滿之理自前明迄今河口倒灌次數難以更僕數而
太平河一帶清水得出即通歷來從未淤斷本年四五兩月
倒灌之水亦漾至武家墩以南至六月初一日後清水暢出
湖尾之太平引河等處即已刷深倘按此奏在嘉慶九年十

江北運程

卷三十

毛

二月二日勦保疏臣由東清堤前赴堰盱各工查勘望見
湖口一片淤灘實因連年黃水倒灌又上年仁義智三堤坍
卸湖水耗洩太甚是以水勢弱極雖太平等河挑挖深逼此
時不過涓涓細流須俟夏間湖水漲發方能暢達河口臣與
河臣連日相商應將張福天然張家莊裴家場等引河展寬
加深俾將來水發時勢若建瓴其力猛盛而後可以敵黃彼
此意見相同現已派員趕辦倘按此奏在嘉慶十六年三月
八日吳璈疏湖內引河五道共寬一百二丈流行湧盛匯
歸東清堤外溢是以該堤倍形喫重今擬將張福口太平河
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共寬五十五丈悉行堵任祇留天
然引河一道逼流僅寬四十二丈則匯注東清堤之水計可
減小一半出水較少自可存水較多蓄清多收一分之功即
敵黃多得一十分之九倘按此奏在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二
十日次年正月初四日吳璈黎世序奏現將引河堵截四道
並將天然引河收束二十二丈以減來源湖水無虞多洩

清口外有束清堤又外有禦黃堤

裏河廳冊東清埧。乾隆四十六年築。在運口北。本名兜水埧。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東埧長四十三丈。西埧長四十一丈。中留口門十二丈。每年大汛。拆展以洩湖水。冬初接築蓄水濟運。五十年。改名束清埧。每年收束。應留口門。大學士公阿桂。兩江總督薩載。總河李奉翰奏明。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五十七年。奏准。移建於裏外交界處。所嘉慶十年。又移建於運口之南挑清埧之外。湖水會出之處。築東埧長七十一丈。西埧長七十九丈。中留口門寬十二丈。每年相機展束。西埧並無一定丈尺。因東埧偏近頭埧。不行江北運程。

卷三十

五

拆展以爲蓋護。二十一年。於東埧臨湖一面。拋護碎石長五十丈。以禦風浪。續行水金鑑。東西束水埧。康熙十七年。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四百二十餘丈。藉以束清攔黃。後廢。嗣雍正元年奉旨仍建。俾清水七分敵黃。三分濟運。每年伏秋淮水盛漲。酌量拆寬。霜降後。照舊補築。乾隆二十二年。

南巡。後奉

諭。清口原淮水故道。東西兩埧。古人具有深意。乃定水制。秋冬收蓄。春夏拆展。盛漲時。山盱三埧過水一吋。將東埧開寬二丈。過水二

寸開寬四丈二十七年又定每年拆展收束口門長丈爲溯源
絮委蓋底抽薪之策。後於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挽黃流至
周家莊與清交匯。清水出口路長。奏准將該埧移下一百六十
丈。於平成臺處建築。連埧基共長八十二丈。四十四年湖水盛
漲。將東西埧全行拆除。迤下河面寬闊。水勢迂緩。總督薩載總
河李奉翰奏明。將該埧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
長一百六十八丈五十一丈。大學士公阿桂會同總督總河勘
明。以運口外現有之兜水埧。於東清相宜。應照舊存留。以爲東
清埧。其舊有之東西埧。應再移下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
禦黃水。如遇黃水過大。將口門收窄。不使漾入。如清水過大。將
迤上兜水埧相機拆展。此埧亦一體展擴。俾資暢洩。並將東埧
做長。以遏黃水回溜。西頭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
東西埧禦黃。內有兜水埧束清。無論湖河水大水小。相機拆展
收束。均可應手得力。奏奉

批諭。再無過此法者矣。遵卽建築。兩頭先築土埧基。共長九十丈。接前

各築土心柴鑲埧長三十丈。接前兩頭各築柴埧長五十丈。中
留口門八丈。迨後順黃埧河尾淤灘漸長。清黃交匯之處亦漸
遠。嘉慶九年秋。黃水倒漾。清口河道淤墊。

特命尙書姜晟河東總河徐端會同總督陳大文總河吳璫勘辦通河

全局議於清黃交匯處距舊禦黃埧三百八十丈高家馬頭西岸河尾斜築挑埧挑偏黃溜使之北趨兼遏倒漾再於東岸築對頭柴埧次年辦竣名新禦黃埧兩埧共長三百六十丈每年視清黃水勢之大小相機拆築如遇黃水過大亦卽堵閉又禦黃二埧嘉慶十六年因湖弱黃強於新禦黃埧之南一百九十丈添築二埧旋廢二十二年因新禦黃埧口門水深至八丈收束不易奏准就二埧舊基添建重埧以資掣束其築埧長一百三十丈四尺以後每年展寬接築或有時堵閉皆就該埧施工其新禦黃埧盤住兩頭以爲外障現存口寬六十丈外南廳冊順清河嘉慶十六年以後遇有南岸漫工洪湖水大開挖禦黃西埧後身以資暢洩隨時堵閉禦黃埧外東岸嘉慶二十五年築迎水埧一道河渠紀聞康熙五十一年奉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上諭今年清水小於黃水黃水溜過西埧直向卞家汪激成回溜以致

倒灌清口迨後清水暢出刷通清口船行無阻今於天妃埧以上卞家汪以下相度形勢仿照御埧規模建埧一座內蓄清水之勢外禦黃水回溜著趙世顯勘明妥辦再將陶莊引河疏濬深通導流仍由北岸暢行清口自無倒灌之虞按是時張福口裴家場張家莊等引

河疏濬深通。清水東注。陶莊引河水仍北流。惟黃水過盛。則溢
出之水。洞旋於清口。而有倒灌之處。卞家注以下。創建挑垣。內
蓄清水。外禦黃流。使回溜過垣而散。其勢不能上出。而清水得
垣之力。暢注禦黃東下。陶莊引河不濬自通。此皆

聖主親臨閱視。區畫精詳。至今守法。永賴平成也。

續行水金鑑。今按卞汪下挑垣蓄清禦黃。

卽鬼水垣之權輿而兜水垣。又來清垣之始基也。

雍正元年始建清口東水垣於風神

廟前。東西各一。東垣長二十六丈。西垣長二十四丈。以禦黃蓄
清。按洪澤湖水出清口。會黃注海。分流入運。全河關鍵在東西
兩垣。黃河乘高過淮。淮不能禦而內灌。卽以病運。黃水必使其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有抵始可抑黃以助淮。淮水必使其有餘。始可制黃而利運。權
時制宜。西垣宜慎守以抵禦黃流。東垣但視水勢消長以時修
拆。爲蓄清禦黃之道。然其時清黃交會。猶在惠濟祠後也。迨挑
陶莊引河。黃流下注周莊。乾隆丙申。卽按四移建東西垣於平
成臺。又以河面寬闊。水勢行緩。至己亥年。四十年復移下二百九

十餘丈。添築兜水垣於風神廟前。以爲重門。復以黃流下注相
距尙遠。濁水直灌入運。至乾隆乙巳年。五十年將東西垣復移下

三百丈。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加鑲兜水垣以爲束清。如
黃水過大。收窄禦黃垣口門。不使濊入。清水過大。束清禦黃一

體展拓俾資暢洩。接長東垣以攬回溜。收短西垣使清水直出。抵黃。操縱由人。應手得力。定議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十二丈。湖水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節宣有制。遵行二十餘年。黃淮各得其所。安流無害矣。續行水金鑑今按東清禦黃兩垣創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謂之東西兩垣雍正元年癸卯重建是時亦祇謂之東水垣而無所為東清禦黃也乾隆乙巳之役始以運口外之兜水垣為東清垣移東西兩垣於福神庵前為禦黃垣。

國朝高晉李宏疏清口東西垣工啟閉蓄洩為全河之關鍵。乾隆二十七年仰蒙

欽定拆展水誌並屢奉

聖訓清口收蓄稍遲則清水力弱不足刷黃恐致倒灌停淤近年臣等俱於秋汛一過察看上游淮河並淇湖內水勢消退山肝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五滾垣高出水面卽行接築湖水以次遞消清口亦以次遞收總視湖水大小定口門寬窄每年隨時酌辦上年秋汛湖水漸消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六寸山肝滾垣高出水面九寸及一尺四寸不等清口寬七十二丈察看情形應行收束卽於七月十八日及二十二日將東西垣接築一十五丈至八月初三日湖水又消一尺二寸東西垣又接築二十丈留清口寬三十七丈迨十八日黃水驟漲銅沛韓家堂漫溢過水匯歸淇湖復將東西垣拆展一十六丈至十月初韓家堂堵築合龍湖水日落高堰誌椿存長水七尺一寸隨將東西垣接築收束清口寬二十丈蓄清抵黃本年湖水長發較遲至五月初七日長至四尺二寸臣等卽將東垣豫拆六丈清口連前共寬二十六丈俾資宣洩茲蒙

諭旨垂

示將來收蓄機宜臣等益知遵守如畧覺清流平緩卽為收堵以期永杜淮弱黃強之患目下淇湖水勢自拆垣後消落四寸山肝五滾垣高出水面四尺七寸及五尺二寸不等清水暢出抵至惠濟祠池下匯黃東注此後仍看湖水情形再行督率道廳相機拆建隨時奏報倘按此奏在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時李任總河又疏查淇湖當夏秋水勢

浩翰往往長至一丈四五六尺平隄拍岸全藉高堰一隄爲障故從前建設山旰仁義禮三垸天然南北二垸並蔣家牖以資減洩以衛淮揚迨後天然二垸因洩水過多遂永行堅閉又慮出路之水不能容納復添建智信二垸以洩餘水向年仁義禮三垸水至八尺五寸聽其過水其智信二垸仍於垸頂封土三尺察看水勢次第啓除於洩水之中復寓節宣之制近年仰蒙

聖王指

授機宦大展東西二垸使湖水全由清口暢出會黃歸海山

旰之蔣家牖亦行堅閉遇水大之年止此五垸過水洩入高寶邵伯諸湖循序歸江其高郵之車邏南關五里等垸數載未開下河數州縣民田受益本年洪湖桃汛水長至九尺二寸五垸計矮水面七尺二寸不等其未封土之仁義禮三垸原應聽其自行過水次第宣洩因上年湖水長發較遲黃水倒灌日久臣等不敢拘泥舊制是以仁義禮三垸亦一律加築子堰暫爲蓄清禦黃本屬權宜至垸頂土堰水勢若僅高一尺數寸尚可攔護儻水過大不足以當風浪茲奉諭旨垂詢垸頂石工應否酌量加增高出湖面臣等悉心籌度洪湖內每年霜降水落垸頂原高出湖面八尺五寸及九尺不等

諭旨垂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一变大汎水發陸續長至八尺五寸及九尺方與各垸頂相平如再增長卽屬有餘之水應早減洩歷查從前乾隆七十年十一月十八二十等年俱長至一丈五六尺近於三十年三十二年湖水長至一丈二尺一丈一尺五寸東西垸加展六十七丈七十二丈之寬清口全行啓拆而五垸過水三尺餘卽下注之水由高寶河湖分洩入江高郵一帶尙可容納南關車邏等垸未開下河各州縣屢獲豐收今若將山旰五垸頂加增令其高出湖面尋常水勢原無他慮設遇伏秋大汎清水異漲或值黃水同時並長卽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時高堰一綫縷隄難以容受再四熟籌卽應留此備用臨時暫啓以殺壅盛之勢其垸頂封土之外臨湖一面酌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每年所費無幾如木之高堰頂一面數寸則藉以搪禦若再增長則聽其分洩仍相度啓除庶蓄洩由人節宣有制水勢中小之年固可資其收蓄卽或異漲清口宣洩不及亦得備以分洩而逐漸過水如在三尺上下則高郵各垸可以不開下河一帶總無妨礙嗣後惟有欽遵授機宦將清口東西垸工以時展拓若湖水不致異漲但由清口宣洩會黃東注歸海斷不任其輕由五垸旁流倘按此

皇上指

奏在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高晉薩載疏臣高晉於五月二日到淮與臣薩載公同籌議以近年黃水時有倒灌致通湖引河淤墊清水不能暢出清江淮安一帶運道俱有停沙並清口外之黃河兩腮亦有墊高且上年秋間豐碭南岸之丁家集外灘民堰坍塌往南雖宿虹桃源黃河又未填旁流幾至奪溜徐州以下銅沛邳睢宿虹桃源黃河又未免水緩沙停此黃河運河淇河引河先後淤墊之實在情形也臣高晉在工二十餘年歷經黃流倒灌河道停沙由通而淤由淤而通或淤在上而下流淺阻或淤在下而上流壅盛通塞靡常疏治亦無良策惟有將清口以內之通湖引河沙停淤墊人力可施處所設法挑空使清水暢出清口與黃水匯流東注并力刷沙則黃水不悞自深海口不疏自治歷年奏明辦理雖未能一勞永逸亦即補救一法本年二月內臣高晉自京回南欽奉

諭旨引河甚有關係

命臣上緊勘籌疏治彼時湖水較大難以築堤當與吳嗣爵商定凡水深五尺以上者毋庸辦理其水深四尺以下者接續疏浚等情奏覆照辦現在洪湖誌椿存水一丈零八寸五道引河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蓄

普面漫灘無可施工但臣等測探五道引河內淺者已在六尺外深者俱有一丈一二尺不等就目下情形清水力足抵黃可免倒灌惟查向來通湖五道引河俱各深至二三丈不等抵禦黃流是以鮮有倒灌而湖水旋長旋消高堰誌椿每到冬令水落所存底水無多蓋騰空湖面以為伏秋納水之地今則年終誌椿存水九尺有餘此即湖水未能暢出之明驗湖水不能暢出遇黃水盛漲力不相抵必致倒灌又所不免灌則引河復淤非特不能攻沙即黃運兩河淤墊時照各引臣等熟籌探訪必須於冬春湖水消落引河灘現時照各引河寬長丈尺兩頭築堤大加挑挖並將清口東西填塞地移下一百六十丈在平成臺處建築使清水源源流長出口存力再清口之西所建各架木龍原以挑溜北趨冀刷陶莊積土使黃水不致偏近清口歷年以來雖已刷去大半著有成效但積土疑結驟難盡刷相度形勢若於陶莊池上之積土北開挑引河一道使黃水遶北下注相距清口較遠清水益得暢行至周家莊而後會黃東注不獨可免倒灌而二瀆并流合力攻刷黃河兩腮浮淤及海口積沙均可漸次刷深下游深通則黃河上游流行迅疾並可不致停淤且洪湖無壅

硃批此

過之病卽堰圩輒石工程亦得常資鞏固惠濟祠之埽工更可化險爲平如此一舉數善備焉所謂治淮卽以治黃舍此別無良法倘按此奏在乾隆四十一年三月十六日疏入奉金鑑言移兩埧於平成臺始此又薩載傳稟乾隆四十四年七月薩載李奉翰奏請將清口東西兩埧再移下二百九十九丈於惠濟祠前建築奉

上諭

細覽繪圖正合形勢自當乘時爲之

阿柱薩載李奉翰疏洪

澤湖舊設清口東西埧工蓄清敵黃爲全河關鍵該埧原建於風神廟前距通湖各引河尾長四百二十餘丈自乾隆四十一年開挑陶莊新河後黃流直至周家莊下注匯清歸海清水出口路長將東西埧移下一百六十丈於平成臺處建築至四十四年因湖水盛漲東西兩埧全行展拓迤下河面寬闊水勢紆緩又移下二百九十丈在惠濟祠前建築以逼清抵黃迨四十六年冬洪湖水小清口門收窄後湖水仍見消落又於風神廟池上奏添兜水埧五以爲重門關束使湖水多入運口濟運四十七八九年將兩層埧工相機拆築尙屬得力本年湖水過小黃水盛漲清不抵黃致黃水灌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運雖爲近年僅見但黃強淮弱由來已久自不得不因時制宜於黃水未經倒灌之先設法抵禦查從前清黃交匯處卽在惠濟祠前今黃流北趨由周家莊下注自通湖引河尾至清黃交匯處河長一千三百餘丈所設清口東西埧雖較從前已移下四百五十丈現居適中之地但相距清黃交匯處尙有五百餘丈似應量爲改移臣等相度現在兜水埧在通湖引河以下運口以外於束清相宜應照舊存留加鑲寬厚卽以此埧爲束清埧其舊有之東西埧應再移下門收窄於福神庵前建設以資禦黃如遇黃水過大卽將口門收窄不使濠入如遇清水過大迤下兜水埧相機拆展此埧亦一體展拓俾資暢洩並將東埧攸長以退回溜西埧收短使清水直出抵黃如此則外有東西埧禦黃內有兜水埧束清無論湖河水大小相機拆展收束均可應手以屬兩益其惠濟祠前現有東西埧今歲本未拆展查風神廟惠濟祠前一帶從前爲黃淮並行是以該處河面寬有二百餘丈今黃流北趨專係淮水由茲東注河面過寬清水益覺無功本年因黃流倒漾清口兩腮俱長淤灘現在河泓寬不過十丈內外將來卽遇淮水長發亦不過刷寬五六十丈儘敷行舟是惠濟

祠前之埧不妨存留毋庸拆毀以護兩岸灘崖庶清水多一
關束更覺有方足以禦黃刷沙再東西二埧每年酌視洪湖
水勢大小隨時拆展辦有成規惟從前止定湖水加長拆埧
限制其湖水消落應如何按照尺寸收束留存口門若干未
曾酌定雖蓄洩機宜原在隨時變通而尋常收蓄亦當議有
定制臣等籌酌東西埧口門水深溜激所留不能過窄嗣後
應按照高堰誌椿如湖水消存三尺酌留口門二丈湖水
消存二尺酌留口門八丈庶節宜有制更可永資利賴倘按
此奏在乾隆五十年九月二十日時阿以大學士奉使疏入
奉

硃批再

無過此法者矣續行小金鑑言東清禦黃分設兩埧始此
蘇凌阿爾第錫費涇疏臣等奉

上諭向來湖水盛漲之時清口拆展丈數並無一定曾於南巡時親
臨閱視於埧口定立水誌每水誌增長一尺卽令清口拆開十丈
展拆丈數悉令準此爲式以誌椿水勢之長落驗湖水之贏縮從
此節宣有度藉資敵黃洩漲至今永慶安瀾近年以來拆展清口
是否仍照舊定章程辦理之處查明遇便據實覆奏等因伏查清
口爲湖河關鍵埧工收束拆展最爲緊要機宜乾隆二十七

江北運程

卷三十

美

年恭逢

聖駕南巡親臨閱視測驗洪湖高堰五埧高於水面七尺及七尺五
寸不等清口口門時寬二十丈以此酌定成算如再增長三
尺清口不必議展如由三尺長至四尺卽將清口拆展十丈
以後水勢每長一尺拆展十丈以次遞展總以上埧增長一
尺之水下一口加開十丈之門爲準

聖謨洋

洋實爲千秋金鑑近年俱係遵循辦理是以清口並無倒灌
之虞倘按此奏在嘉慶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徐端疏清口

一帶河面本寬湖水至此溜緩無力上年冬臣會同姜晟等
議奏應於裏河束清埧以下至外河惠濟祠以上兩岸各築
束水埧二道藉資逼溜刷沙現飭分投集料照估築做以資
收束其束清埧工本爲收蓄湖水關鍵去冬因湖水過大經
吳敬奏明俟湖水消動再爲接築茲啓放新河後湖水宣洩
旣暢計筭重運經行爲日方長亟當力圖備束查舊埧固能
擎蓄湖水但建在運口池北相離不遠未免兜溜入運臣與
吳敬率同道將廳營等於清口上下細勘形勢不如於運口
池南湖水匯出之處建築較有節制擬於挑清埧外築做束
清東埧其束清西埧在對岸張家莊地方盤基築做該處湖

面量寬一百七十餘丈兩堤進占舊東清口門收窄至十二
丈專東入黃之水今連入運之水一併收束未可仍照舊制
收窄酌留口門寬二十丈仍視湖水大小隨時收束拆展如
此量爲移建則籍束湖水更爲扼要不致入運者多敵黃者
少並可爲挑清堤外護實屬兩有裨益倘按此奏在嘉慶十
年二月續行水金鑑言改東清堤於運口南始此黎世序
疏伏查睢州漫下全黃匯歸洪湖惟有導之全出清口歸海
則下游長河得資滌刷之益山圩五堤得免旁溢之虞實爲
至當不易本年睢州漫口湖水陡長臣督令道廳先拆展東
清禦黃兩堤又啓放吳城七堡原期水勢全出清口無如現
在情形誠如吳璣所奏迥非昔比雖竭力展闢湖水未能暢
出速消不得已遂開山圩新挑引河智堤水仍有長無待復
奏放禮堤乃一時權宜之計若睢州漫口來年汛前不及堵
合大汛水發淮黃並注一湖其漲滿尤非本年九月內情形
可比若不豫爲籌計必致堰圩增險臣等溯查從前湖水出
口入黃河道寬有二百餘丈下游山海河道比今低至丈餘
以故湖中不致漲滿自豫省衡工江境郭家房等處節次漫
溢河底墊高湖水卽不能暢出運口一帶倒灌日甚不但下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游長河較前高至丈餘卽湖口以外清水入黃之處兩岸漸
淤高灘現在河身窄處僅存寬二三十丈比舊日河身不及
十之二三是以嘉慶十六年李家樓漫口黃水歸湖清水不
能暢出另於清口以上開放吳城七堡而洩水仍不暢速復
開放山圩仁堤以資分洩是年吳璣在工月擊深知非嘉慶
五年可比現在清口情形仍與十六年相似至下游長河自
李家樓堵合以來雲梯關下至海口雖漸刷深而關以上舊
淤尙存本年上半年漫口不免又淤所以禦黃束清兩堤及吳
城七堡悉照十六年全行展闢而湖水仍未暢消臣焦慮萬
分已將禦黃堤上順清河一道挑挖深通並將去冬於惠
濟祠前挑挖新河一道一律啓放分洩茲復與道將等再四
體察但於清口展闢而大河高仰自雲梯關以上至清口以
外計二百餘里卽水勢攻刷得亦難旦夕奏效挽救實無
全策爲今之計惟有將清口一帶河身淤窄之處加挑引河
使湖水多出一分則湖中卽少一分漲滿之虞大河卽多一
分刷滌之力逐處估計自東清堤起至禦黃堤外大河邊止
估挑引河三道共長一千二百四十餘丈底寬十二丈至十
六丈不等深一丈二三尺不等並將東清西堤再行拆展口

江北運程

卷三十

三

門寬至八十丈連吳城七堡口門寬七十丈共計出水口門寬一百五十丈其禦黃正二鋪口各堤亦一律闢展趁此水淤墊能得漸臻深暢卽有吸川東下之勢湖水亦可速消但恐來春大河尙待刷深而汎水已先長發當准黃分道之時尙難容納况兩水共歸一湖若遇匯流並漲卽舊仁義兩堤已斷不可開禮堤石底衝塌跌壩本年開放出於萬不得已現在趕堵來年亦斷難啟旌惟智信兩堤及蔣堤迤南新挑仁義兩堤引河可爲分洩之路其兩堤石春因籌蓄湖水比舊堤擡高二三尺兩處引河因創始時不敢過求寬深恐致衝跌爲患昨經啟放過水兩月現已水落斷流土性極堅分毫未動惟洩水無多尙應加估寬深趕爲挑辦以備來年之用此四處分洩均有節制如明年汎水不大卽此四處亦應得守且守不輕啓放俾湖水專注清口以收刷河之益如水勢甚漲但期就此四處分洩卽能平減則堰圩大隄不致著險高寶等處亦無虞洩水過大倘按此奏在嘉慶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疏天交吳璣覆勘次年正月照所請行四月初百

齡黎世序奏報完工 孫玉庭黎世序疏奉

上諭

前據孫玉庭黎世序等奏禦黃堤口門因本年清水暢出刷深至入丈餘尺若仍就該處進占收束不特錢糧過大堤工難期穩固且口門過深卽去水較多難資收蓄從前禦黃堤本在裏首逐漸移出今清水暢出過黃仍應內移改建於舊二堤地方庶工程穩固錢糧不致多糜等語朕披閱所奏因思近年河工平穩甚賴清水出口有方足以敵黃若將禦黃堤口門內移恐致水勢出口散漫或滋黃水倒漾之虞當交戴均元吳璣會同議具奏本日戴均元等覆奏亦以舊二堤地平距清口尙有五六百丈清水出堤行至清口會黃處所已屬強弩之末恐入黃之力較弱議准將禦黃堤另建於舊二堤地方仍請將現在之禦黃堤基裏頭守護中間酌留口門三四十丈以資備溜刷黃禦黃堤爲清水敵黃最要關鍵近年向外移建已漸見成效該督等仍欲內移不過因節省錢糧起見恐誤聽工員之言欲興工作一有失誤所關匪細况汝二人皆非河員出身尙所見而必欲改移殊屬輕率冒昧戴均元等所議亦不免調停兩可現在禦黃堤基旣爲得勢自不如仍舊不必改弦更張著孫玉庭等仍就原堤跟鑲進占務期堅固得力以收一勞永逸之效事關全河大局不可靳惜小費也臣等查南河

最要關鍵惟在蓄清敵黃而清水之能否敵黃惟賴湖河水
而之高低不關築堤之遠近前此禦黃堤之設專為攔禦黃
流倒灌宜於外堤俾內河少停淤之患堵閉時亦無入漕之
虞若清水外出之時則以收蓄湖水為禦黃堤即與東清
堤為重門攔束宜於口門不深兩堤可以收窄湖鉅蓄得力
使清水常高於黃方能出口敵黃利運也湖查乾隆四十一
年以前黃河由順黃堤直至惠濟祠前為清黃交匯之處是
時風神廟前束清禦黃共止一堤嗣陶莊引河告成順黃堤
堵閉之後於乾隆四十四年始建禦黃堤於惠濟祠前五
年因黃水倒灌又移於福神庵即今黃大王廟前所謂舊禦
黃堤也嘉慶九年冬間黃水倒灌漕船淺阻奏明於順黃堤
迤北清黃交匯之處接築柴堤挑留次年即就挑填接長築
作對頭柴堤名為新禦黃堤離福神庵之舊禦黃堤三百八
十丈每年漕船過堤即行堵閉十六年因洪湖水枯黃水愈
灌復於該堤裏首添築二堤外首添築鉗口堤逐層擊托抵
禦十九二十年後河底漸深黃水倒灌之勢漸減清水外出
之日居多不但漕船過後禦黃堤無庸堵閉且清水常年暢
出大汛時與東清堤一同拆展俟秋後水落與東清堤一體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完

收窄作重門關鎖各為禦黃實亦為蓄清之用迨至去歲湖
水外出益暢將禦黃堤內外多年淤沙灘嘴一洗殆盡實為
極好情形惟束清堤口門刷深至五丈餘尺禦黃堤口門刷
深至七丈餘尺收束之時東窺西墊大為費手所用錢糧已
屬不貲隨復上緊搶鑲並於堤工上下起幫寬大邊埽幸免
隄失本年清水外出之勢比上年更暢各堤口門均比上年
又刷深丈餘東清堤口門現深六丈有餘禦黃堤口門現深
八丈有餘臣等原擬均就該堤進占收束於八月後即將禦
黃口門寬就水勢稍淺處先為接築茲又竭力進占現已收存
口門寬二十二丈八尺無如束清禦黃東西各堤新舊埽工
紛紛墊塌跟鑲補鑲日不停手臣等查淮揚道徐承恩准海
道張文浩均由河員出身於工程素稱諳練河營參將盧順
游擊張兆向稱樁埽能手臣黎世序與道將等推求將慮順
稱歷次堵築大工止於口門收窄之時河底刷深均即晝夜
搶築合龍斷流即得穩固今係鉗束堤門非堵閉大工可比
須於水深流急之中日久屹立該堤從前外移本係舊日河
唇底土浮鬆當黃水倒灌之時到處停淤愈灌愈淺不慮其
深今清水暢出數年積久刷深至八丈餘尺該工捲埽約寬

聖明指

江北運程

卷三十

旱

二丈捆鑲進占亦不過寬三丈餘尺以二三丈寬之占歸直
 下於心夫餘及急溜之中形同壁立簷纜繩樞均難得力追
 壓未能到底必致走失徒費錢糧於事無益是門既不能
 再為收窄復不能禁其不深所洩之水倍於尋常難資收蓄
 本年山圩各堤堵閉較早收存水一丈五尺餘亦不為不多
 至霜降日尚存水一丈四尺六寸乃自霜降至今每日消水
 寸許現僅存水一丈二尺餘寸此後凌汛黃水日消湖水無
 所擎托出口更速目前距來年重運尚有四五之勢必
 大為消耗且洪湖情形非東省微湖可比微湖有隔洞可以
 關閉洪湖則全恃堤工收束現在束清禦黃兩堤口門均刷
 滌過深此時有出水過暢之虞來年必有清水不足之患設
 致漕船淺阻關係非輕是以再四勘籌惟禦黃二堤地方河
 面較窄水勢稍淺土性堅實就該處築重堤一道將口門收
 窄過水即可較少束清禦黃兩堤之間添此一層鉛束內可
 擊托束清堤緩其掣溜之勢外可節制禦黃堤減其暢洩之
 流兩堤工程均免著重庶幾節宣應手緩急無虞此臣等籌
 請另築一堤之原委也因未經詳細上陳致蒙

大暢恐如高屋建瓴一洩殆盡轉致無力敵黃如果就原有
 之禦黃堤可以設法收束臣等何敢靳惜小費另作他圖實
 緣過於刷深不能施工束清堤亦因掣溜太急難期穩立不
 得不添建重堤以資擊束實係廣詢博採所見皆同不敢少
 為拘泥致誤事機所有原設之禦黃堤現已收窄照舊修葺
 並非聽其廢棄謹將籌辦會議緣由據實瀝陳倘按此奏在
 嘉慶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疏入奉

上諭孫玉庭等奏新禦黃堤口門刷深至八丈有餘捆埽進占難以
 施工自係實在情形著即照所奏迅速興工妥協辦理惟是該督
 等既再四酌籌移建此堤務期於蓄清敵黃機宜實有裨益儻建
 堤之後或不能收效則錯誤之咎惟伊二人是問是年十二月二
 十日吳璫疏臣查明蕭南廳王平莊民堰情形後於十六日
 行抵河口連日詳加履勘臨黃之舊禦黃堤口門現存寬三
 十丈五尺測量水深六丈餘尺至八丈餘尺不等新添之禦
 黃堤口門現存寬二十丈測量水深三丈七八尺不等東西
 兩堤身計各寬八丈仍於下水幫寬邊埽益資穩固較量清
 水現高於黃水五尺有餘迅駛東趨極為暢順臣細詢河臣
 黎世序添建新堤之故因嘉慶十九年後清水暢出積年淤

沙刷滌殆盡本年清水外注比上年更暢臨黃舊埧刷跌過
深八月間收窄至二十二丈八尺溜勢愈急新埧復經墊塌
該應趕緊賠補而愈刷愈深斷難再行進築徒滋糜費當與
道將等熟商不得已於舊二埧地方添建新製黃埧一道方
可興東清水免致多耗前經奏蒙

俞允趕緊興工現已收存口門二十丈尚可再為收窄清水自不致
宣洩過多舊禦黃埧亦已遵

旨盤頭裏護仍照舊修葺以資重門拏托不特清水得有節制卽或
大汛時黃水倒灌仍可將舊埧相機收窄藉以攔禦臣親加
查勘均屬實在情形委係添建重埧尚非輕改舊章所添新
埧鉗束頗為得力至束清埧乃湖水蓄洩關鍵最爲緊要十
九年後清水暢行清口刷深海口通暢爲十餘年來所未有
惟時屆冬令該埧正應儘力收蓄方可爲來歲禦黃之計臣
測量口門尚存寬二十六丈五尺水深五丈至六丈餘尺不
等湖水尙難多蓄因向河臣細詢未能收窄之故緣本年湖
水流行更暢日漸刷深且河底衝跌高低不平十一月間口
門已收至二十丈掣溜愈急新埧走失口門復塌寬至三十
餘丈所塌新埧河臣已令該廳賠繳仍竭力補進兩占趕幫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聖

寬大邊埧收存口門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因該埧衝跌
愈深河底又不平整新埧尙須盤壓未敢急於再進轉致因
失但湖水現存一丈一寸自此時至四月以前俱在湖水消
耗之時束清埧口門尙未能趕緊收窄湖水仍不免多洩將
來黃水長發恐難抵禦必須另籌收蓄之法以備敵黃庶可
稍有把握因思湖水由五道引河匯注束清埧滔滔外出若
得來源稍減則去路自輕詢之河臣黎世序引河頭設法堵
截之計亦會與淮揚道徐承恩並參游等籌議及此茲復會
同詳勸束清埧旣不能尅期收窄自應從上游設法以減來
源俾清水存蓄稍多卽可豫爲敵黃地步此係全河最要機
宜所關甚鉅尤須集思廣益詳慎妥籌臣查徐州道嚴烺淮
海道張文浩並原任河南下北同知張協鼎俱係在工年久
最爲諳練明幹之員臣札委各員先赴河口一面會同河臣
督率各員逐細履勘湖內引河五道共寬一百二丈流行湧
盛匯歸束清埧外注是以該埧倍形喫重今擬將張福口太
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共寬五十五丈悉行堵住祇
留天然引河一道通流僅寬四十七丈則匯注束清埧之水
計可減少一半上游旣減其來源而禦黃新埧再酌爲收窄

又得節其去路湖內出水較少自可存水較多蓄清多收一分之功卽敵黃多得一分之力且束清埧來源輕減埧工亦不致過於著重尙可相機再爲收束臣等再四講求目前急圖收蓄之計舍此更無良法各引河水勢較淺易於堵截僅需料一百餘架費尙無多而束清埧新埧可期卽築卽再進築亦可無衝塌之慮所省實多來年湖水長發時卽將引河埧垣起拆亦不費事仍可暢流無礙事關緊要未可稍有稽遲河臣已督令道將廳營等迅速集料興工旬餘卽可趕竣臣暫任工次俟引河堵截後察看湖水埧工大局妥定再據實具奏起程回京恭覆

恩命奉

硃批依

議辦理蓄清敵黃實屬最要勉力籌畫毋忽是月二十九日

諭旨飭

令趕辦後遵卽兩埧分投進占至上月底趕辦將完適蒙

欽差

刑部尙書吳璥來工臣迎赴蕭南會同查勘情形新添禦黃

二埧業已完工照向來定制收窄口門二十丈探量埧門水深三丈七八尺比舊禦黃埧口門深至七八丈以外尙不及半過水減少鈐束甚爲得力其舊禦黃埧霜降後收窄口門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聖

至二十二丈八尺西埧尙屬穩立東埧因水勢過深新埧復經墊埧臣責令該廳賠補趕緊盤頭收存口門三十丈五尺以資重門擎托束清埧霜降後收束口門至二十丈因水勢過深掣溜愈急兩埧新進占掃走失亦責令該廳賠補再爲趕緊幫寬進占吳璥到工時收窄口門存二十六丈五尺形勢稍定但該埧衝決太深河底高下不平新埧尙須盤壓急切未能進占經吳璥詳查遍詢均屬實情因與臣率同各員悉心籌商擬將束清埧內五道引河酌堵四道以減清水之來源並將新添禦黃二埧口門再爲收窄以減清水之去路使不致多洩卽與收窄束清口門無異一切籌辦緣由業經吳璥奏

聞臣卽督令道將廳營星夜趕集料物將張福口太平河裴家場張家莊四道引河分投興築於十二月二十七日悉皆堵截斷流止留天然引河一道逼流出口並將新禦黃二埧接前一寸計長四丈現存口門寬十六丈亦一律完工現在洪湖高堰誌椿存水一丈比上年冬底存水尙大數寸較高黃水五尺餘水臣查高堰湖水十一月內每日消落一寸自新添禦黃二埧收窄之後至今兩旬有餘僅消水三寸鉅束尙爲得

加轉瞬交春正冰融水長之時湖水有所擊托不致再爲消
耗似足敵黃濟運堪以仰慰

聖塵嘉慶

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吳璫奏臣暫任河口籌辦收蓄湖

水事宜於上年十二月二十日先將大概情形具奏查張福

口等處引河四道經河臣飭道將廳營分投趕辦於月杪先

後堵閉並澆築裹戩甚爲妥實因所留天然引河一遵水面

尙寬復於東西兩灘崖築成柴土垣二十二丈祇留河面寬

二十五丈新禦黃二垣前已收存口門二十二丈今又收窄四

丈僅存口寬十六丈該兩處工程亦俱以次辦竣臣會同河

臣親往各工逐細查勘一律穩固並較量引河各垣上水高

於下水五尺是湖水擡蓄已有明驗高堰誌椿旬餘並未落

水其爲外注水少顯然可見查嘉慶二十年冬底湖水較高

黃水二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三次每次不過三四日

黃水見消清水仍卽暢出二十一年冬底湖水較高黃水五

尺八寸次年伏汛黃水倒灌一次僅止二日黃水見消清水

旋即暢出茲查二十二年冬底湖水蓄存一丈近日黃水又

落數寸清水較高黃水六尺有餘以此計算比前兩年黃水

底又加深清水勢更建瓴且引河既減其來源禦垣又節其

江北運程

卷三十

聖

去路湖外出水較少湖內存水自多不特桃汛時黃河長水

不大固無慮其倒灌迨大汛黃水旺盛湖水亦必加長卽偶

有倒灌祇須黃水畧消清水卽可暢注似不致有淤淺之虞

運河亦經清水刷深兩岸隄高水面丈餘土埽工程俱屬穩

實臣留心察看全河順軌由於海口刷深而海口深通又由

於清水暢出河順則漕行亦順其利相因是東清禦黃兩垣

實爲全河最要關鍵必須蓄洩合宜並將上下游各工勤慎

修守自可永慶安瀾是日吳璫黎世序奏查蓄清敵黃爲全

河第一關鍵而蓄洩機宜總在東清禦黃兩垣互相節制自

嘉慶十九年後湖水暢出匯黃東注并力攻沙清口深至七

八丈海口亦深至三四丈大河一律加深實爲大好氣象

從前水淺溜緩兩垣易於施工近年衝刷日深倍形著重

黃舊垣因水深難以鑲築業經臣黎世序會同督臣孫玉庭

奏准添建二垣一道足資擊束黃水倒灌則以外禦爲先清

水暢行尤以收蓄爲急束清垣首當湖水匯出之區更爲喫

緊查該垣自嘉慶十年建築已歷十餘載之久近年金門水

勢愈刷愈深河底高下不平致垣工屢鑲屢墊現將湖水引

河堵截四道並將天然引河收束二十二丈以減來源湖水

無虞多洩惟思該堤現在水深六丈餘尺進占已甚棘手迨至大汛勢必衝跌更深恐秋冬鑲築尤非易事因與諸練工員講求僉稱東清堤於水深溜急中孤懸力薄若專靠該堤收束不特費多且難穩固必須添建二堤一薄鉗距五十丈處河面寬一百二丈水深三丈上二丈形勢頗爲扼要擬請於該處建設二堤雖新堤另需工料錢糧而水淺底平進占得占費用較省且舊堤得此擎托祇須量爲盤築所省亦多合計銀數仍與往年用項相仿不致格外多糜等語臣等親勘熟籌現在之東清堤衝跌過深實難倚恃儻收束不能得力必致湖水不能敵黃所關非細自應添建二堤以作重門多一鉗束之工卽多一收蓄之效至所擬新添二堤如春間趕緊做成一交大汛卽須拆展轉致兩次勞費應待春融鑲盤裏頭酌進數占留存口門七八十丈以備湖水漲發暢行宣洩之路俟秋冬察看湖水大小再爲接長收窄如此層層關束若能清水長高則禦黃兩堤卽同爲束清之用設黃水偶漲而東清兩堤亦可助禦黃之力彼此相爲表裏宣節得宜似於蓄清敵黃大有裨益疏入奉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器

上

諭吳璣等奏請於東清堤外添建二堤以資收蓄一摺東清堤爲湖水匯出之區近年湖水旺盛溜勢湍急堤口河底衝刷過深以致堤身著重自應先事綢繆著照所請准其於該堤北運口蓋堤池南添建二堤一道俾作重門鉗束先於春融鑲裏進占秋冬間再將口門收窄以收蓄清敵黃之效孫玉庭黎世序疏河口爲淮水匯黃要區空重糧船必經之地裏河廳設立東清堤外河廳設立禦黃堤嘉慶二十二年又奏准各添二堤一道遇伏秋湖水漲發則兩堤一同拆展以資暢洩冬令水落一同進埽收窄多蓄湖水爲來春敵黃濟運之用機宜最關緊要惟從前黃河底低冬間洪湖存水二三尺卽足敵黃利運是以前工不甚喫重迨後河底逐漸淤高湖水亦因之擡高盛漲之時高堰誌椿率長至一丈八九尺卽冬令水落亦必收存一丈外方能敵黃水高溜大堤門易致刷深埽埽難期穩立是以近年收束堤工較之堵閉大工情形尤難堵閉大堤工口門收窄時日夜進埽一氣呵成不致過於刷深至收束堤工則口門收窄日夜淘刷堤頭屹立水中經歷半年之久一經跌有深塘則埽堤因之蟄塌自上年秋後豫省蘭儀漫溢黃水匯入洪湖歷今兩年淮黃俱由河口暢出兩堤口門

衝刷日久實較從前深至一倍本年春夏之交惟以籌洩湖
漲爲要臣黎世序卽慮秋後水落收蓄塢工棘手因思近來
黃河險工遵用成法於埽前拋護碎石工程立見平穩且石
質堅重歷久不壞一埽拋石上下各埽均倚以爲固實爲河
防經久良策南河自埽工拋石既可用於埽前卽可用於埽底
著成交歷經奏明因思碎石既可用於埽前卽可用於埽底
塢門刷深至五六丈外先以碎石拋填深塘之內以後不致
再爲淘深所進占埽立於堅石之上較之立於沙土者自屬
穩固臣黎世序當與臣孫玉庭面爲講求並劉飭道廳早爲
籌備該道廳以埽前用石雖有成效而埽底用石事屬創始
所議未能合一臣等以該道等爲慎重起見亦不便相強迨
至七月下旬湖水日消該道廳請發收束塢工錢糧前來臣
等業已照例批發該道將督同廳營趕爲進占十月初旬臣
等正以湖水日耗塢工趕進不前時切焦思乃據裏河廳稟
報束清塢收窄口門至二十餘丈溜勢益大口門刷深至六
丈餘尺該西塢塌去十二丈臣黎世序趕至工次查看並同
該道將廳營再四講求據稱清水頻年暢出迥非向年情形
可比雖該塢擇於底平之處另行築礮然二塢水勢刷跌過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壘

深非用碎石拋填斷難存立且拋填碎石每塢需費不過二
萬餘金以後年年築塢俱免淘深之患所省實多且占埽不
至蟄塌工員亦免賠累再碎石拋填深塘之內石上留水仍
深四丈亦不致阻礙湖流反覆籌商有利無弊衆議僉同合
詞具稟請奏臣等查南河情形清水力能敵黃則百事俱順
若收蓄湖水不能應時黃水倒灌則百病日增欲籌經久良
法旣於收蓄應時又得歲費撙節則除塢門拋填碎石之外
別無良策今據該道等合詞請奏臣孫玉庭黎世序又復反
覆札商意見相同除東塢已失占埽照例著賠外謹將束清
禦黃各塢現擬拋填碎石緣由合詞具奏倘按此奏在嘉慶
二十五年十月

右自北岸中河口起至南岸清口黃河對渡經清河縣境

計程八里由運口入官河簡按萬里雲程楊家莊五里禦黃塢三里新二塢計自楊家莊

至新二塢
共八里

以上自卷二十八至此 紀黃河經清河縣境亂流而渡凡八里

江北運程

卷三十

吳



江北運程卷三十終

吳黃河經清河縣境亂流而渡凡八里

